

現代戲劇叢書之六

女公子寓

于伶著



上海民國書店發行

現代戲劇叢書之六

寓公子女

—劇幕四—

著 伶 于

現代戲劇出版社

1941

民國三十年七月五版

定價實銀四角二分八分

著者 于伶

出版者 現代戲劇出版社

上海九江路210號內215號

發行者 國民書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女子公寓」改版題記

提起「女子公寓」，不由得在記憶里湧起無限的回想，她比之我已有的任何劇作所包涵的回憶的材料爲多而且容易逗起。

首先說這題名吧，那就有着一連串的故事。是前年——一九三七之春，一大伙兒友人聚在幸之那富有詩意的房間裏，討論新成立的「光明劇社」的上演目錄時，我提出了幾個認爲可演的劇本來介紹，全遭了否決，理由是隔壁露明房間裏有着爲數多過男社員的「光明」之女。當時計有露明、白楊、藍蘭、王翳、關露、嚴斐、莉影和我不認識的等等。夏衍笑着說：現成的既不合適，那末我們來一個「女性羣像」吧！敏感的師毅接上去：好的，題目就叫「紅一點」。其實他們兩人是有意開萬秋的玩笑的，因爲萬秋在大晚報上連載的「女性羣像」和新出版的「紅一點」是他的得意之筆，也是友人們開玩笑的

材料。于是七嘴八舌地就慫恿萬秋寫，萬秋推姚克，而且企圖轉移目標地出了個題目叫「白楊蕭蕭」。姚克呢，反攻地推在大家身上，說還是「集體創作」吧。

接着五劇團在「卡爾登」作春季聯合公演時，起子，夏衍，章泯，凌鶴，和我五個人偶然約在「錦江」吃飯，偶然又談起這回事，在以「女子公寓」為背景來集體寫一個劇本的同意下，推定夏衍搜集材料並編擬出一個大綱來，所以在「光明」參加聯合公演的「結婚」說明書上，公佈的預告中「女子公寓」是夏衍編劇，那知他忙于別的事情，過兩三個月，迄未動手。

是一個炎熱的夏夜，和夏衍從應家裏出來，說是兩人難得如此閒散，到青年會去看「四十年代」和「正風」兩劇社演「都會的一角」，「搜查」，「三小姐的職業」去吧。電車到了八仙橋下來，遇着王蘋、宋之的的夫婦倆從青年會出來，說正要找我們，因是「聯華」的賀孟斧想導演一張全是女性的影片，找他編劇，問我們的「女子公寓」能否拿去用用。于是就走進一家冷飲店去電影的地談起劇情來。記得當時談定的是姊妹

二人住在「女子公寓」里被人利用了做着販毒和間諜等活動。事後之說，「聯華」當局並不聲明理由就退還了他的「本事」一邊却公佈了賀孟斧編導「女子公寓」。這時大家覺得有點「氣憤」了，傳了開去，「每日戲劇」上就刊出了尤兢在編「女子公寓」的消息。是七七蘆溝橋的砲火，把賀孟斧與尤兢的「女子公寓」一同打得無蹤無影。

我軍西撤後的「青島劇社」擁有比之「光明」更多的女社員，在提供上演目錄的談話中，大家又想起了「女子公寓」這劇名。這時候，風雲兒女們都隨着大時代的大風雲紛散了，「蜀中無大將」編劇的責任落在我肩上，惶悚之餘，只有找着忙于準備離滬的夏衍來商談商談劇情，在我「廖化作先鋒」地于忙着「青島」社務歸來的深夜，吞服着其味難比的頭痛粉來熬夜趕寫，草完一幕就油印一幕。這兒，讓我來告白一下當時寫「女子公寓」的荒唐情形：「青島」和新光大戲院簽訂合同是十二月一號，議定元旦前一晚就得開始作「八一三」後的首次營業公演。幸之和子倩開始了「雷雨」

與「日出」的導演工作。排定的第三個劇目就是這個還僅有劇名的「女子公寓」。一算時間，十二月過去三分之二了，只能限定以兩個禮拜時間來寫，於是荒唐地在日曆表上劃出十二天來作寫完四幕的「背水陣」，以其餘的兩天為修改時間。實際的過程是這樣：第一天白天處理社務，晚間草成一幕的大綱。第二晚寫一個開頭，必然的會遇着些寫作技術上的困難，弄得寫不下去，只能放下筆來睡覺，可是吞服的頭痛粉起着作用，倒能在失眠中想通或解決方才成問題的寫作技術上的困難。於是第三天早晨興奮地改動一下大綱，接寫一二場戲，再到社裏去「辦公」。這時擔任寫鋼板臘紙的阿凌，根據約定的日子要第一幕稿子了。就硬着頭皮說：「明天早晨叫修安來取，一定有。」第四天一早我們這位自願作「戲劇之僕」的修安居然可以在我的睡夢中，從零亂的桌子上把有着「幕下」、「第一幕完」的一束稿紙找了去，交給阿凌的。感謝阿凌，他曾在臘紙上代我改正寫訛了的錯字。於是第四天回復到第一天的情形，草就第二幕的大綱，第五六天重複着前面的過程。到全劇還沒寫完時，連唯一可以請教與相商的夏衍也只看完了

第二幕的油印，留下些寶貴的修改的意見走了。記得那是下着上海的冬天難得有的大點子雨的黃昏；他留戀地和我走着幾乎是霞飛路之全程，關切地卓見地抒發他對於第三四幕應該如何發展與結束的意見，給了許多我難忘的安慰與鼓勵的話，才依依脈脈地分了手。次日清晨，他悄悄地走了，在海洋里度過他那可紀念的一九三八之元旦。自然，誰都沒有白走，夏衍的「一年間」之的的「全民動員」和章泯的「戰鬥」這樣的偉構佳作，其意義與效果是超越「女子公寓」十百倍的。

這兒，我得感謝担任這劇本第一次演出的演員們，能容忍我于導演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在台本上塗改。尤其是小鳳，藍蘭，夏霞，露明，吳涓諸小姐，或以清聲脆潤的道地國語，或以真摯熱烈的姿態感情，活了我的人物與對話。在她們的創造中有了生命。

演出的當時，曾有劇評家指摘過它像他們所熟悉的「雷雨」，我只自省地笑了笑。——想說還有更熟悉的「父歸」呢！而沒有一位劇評家曾一提及我浮彫速寫的一二人物，那我倒是相當地慚然過的。

這書的初版也頗值得一回憶。那是去年七月間，孝達和壽慈組織出版部，發行「戲劇雜誌」之外，計劃出一劇本叢書，想把這「女子公寓」作為試辦的樣品，在我是非常榮幸，就無條件地答應了。那知青年忠厚的他們倆，和我一樣地是「好好先生的書生」，「善于經營」的各代銷處書店老闆們，看準他們「不善經營」的弱點，于是初版賣完了，還沒法收得可抵印刷費的書賬。倒使我對他倆負着一種「內疚」之感。

從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公演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的最近一次演出，它在短短的一年中是幸也不幸地公演過七次，四十場了。它身上反映着年來上海劇壇滄桑的一隅角，它身上銘記着年來個人生活波變的一部分。講前者，它跨過了「青島」，「上海藝術劇院」，「上海劇藝社」，「職婦劇團」與「紅星劇場」。它為「青島」營業之外，曾為難胞盡過兩度力，為「職婦劇團」服過二次務，為「藝人新年同樂會」救過急，也被投機的戲劇商人在所謂劇場裏糟蹋過。講後者，是從它的初次公演起，我得了嗓子嘶啞的病；在它的救難演出籌備中我患過傷寒症，還留下了至今未癒的腸胃疾

是通過它的演出過程，我認識了許多堪否合作的友人。而現在呢，「女子公寓」改版了，改版的原因在于換幾個錢來為病在醫院里的孩子作開刀費。生于此時，文章理應報國，戲劇更是戰鬥的武器。而我獨還是「文章多為稻粱謀」，已是夠慘的了！何況困于工作，理的只能是舊稿，炒的還祇是冷飯更何況是謀來贖藥？安知此書出版之日，這生僅十八個月，病已四十餘天的小生命于施行開刀手術之餘，尚能在否人間？

去吧，「女子公寓」讓我忘掉你吧，讓我寫些別的什麼值得大家記憶的作品來代替你，代替這僅僅關係着渺小瑣碎的個人私事的作品！

于伶

四月廿八日深夜

女 子 公 寓

人 物

女：

趙松韻 公寓女主人，四十餘歲。

趙冠英 共女，廿一二歲。

陳佩佩 房客，廿五六歲。

柳麗珠 房客，廿七八歲。

黃蕙芳 房客，廿四五歲。

沙霞 房客，廿三四歲。

阿媽 僕婦，四十餘歲。

女學生 一二人。

男：

駱浩川 四十歲。

齊維德 三十餘歲。

劉信望（即牛大王） 五十餘歲，

卓如 十八九歲。

茶房

時代

一九三六年冬

地方

上海

人：

卓
如趙
松韻阿
媽柳
麗珠趙
冠英沙
霞雷
蕙芳陳
佩佩第
一
幕

景：

式樣時髦，陳設華麗的女子公寓的客廳。

時：

傍晚。

幕：

陳佩佩和黃小芳圍坐在火爐邊閒談，沙發上搭着於搭訕之外，常翻閱手裏的書本。

薰芳

(怪聲怪氣地笑)哈哈!

佩佩

(裝模做樣地)黃小姐，你前天一搬進來，我就知道你是到上海不久的北方人。

薰芳

是麼?

佩佩

怎麼不是。

薰芳

你是說我那點兒……

佩佩

瞧你那種不愛交際的樣子，就知道了。

沙霞（冷冷地）黃小姐，講交際，佩佩小姐可是我們這兒第一流的名家。

蕙芳 對了。（學得內行地）瞧陳小姐這派頭就知道是一位交際大明星了。

佩佩（得意地）我可不成，我們樓上的柳麗珠小姐，她才是交際明星呢！

蕙芳 誰，琉璃珠？

佩佩 喏，就是樓上五號房間裏那位柳小姐。

蕙芳 呵，她是……

沙霞 她是我們這兒的星期表。

蕙芳 星期表？

沙霞 對了，星期表，禮拜六。

佩佩 沙小姐，你就得了吧！人家正在房間裏煩惱着呢！你還開她的玩笑……

沙霞 奇怪了，柳麗珠小姐，這樣的人，這樣的生活，也會有煩惱？

佩佩 往常的禮拜六，是柳麗珠的天下，一個電話一來，嘿，那還了得！今天可在房間裏，左

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等得前直像熱鍋上的螞蟻了！

沙霞 這才叫活該！

佩佩 哇！留神給她聽見了，她會恨死你的！

沙霞 我記起一首叫「活該」的詩來了，好像是徐志摩的，他說：「活該，早不來，熱情已變成了死灰！」

佩佩 這詩是什麼意思？

沙霞 是說一個人，等愛人等不來，就變了心了！

佩佩 柳麗珠這死心眼兒的人才不敢變心呢！

黃芳 陳小姐，我是最爽直不過的人，方才我已經很坦白的告訴您了，我住到這兒公寓裏來，是爲了找一個滿意的職業，換句話說，是爲了交際，所以關於交際方面，還得請您陳小姐，多多的指導的。

佩佩 趕明兒大家研究研究。

沙霞 黃小姐，這你不用擔心，等着瞧罷，這兒公寓裏有的是玩意兒，反正夠您瞧的了。

蕙芳 對了，從家庭到公寓，這兩天的公寓生活，我覺得有趣味極了。

沙霞 可是我就不明白，黃小姐，你要找一個滿意的職業，幹麼一定得住到這兒來呢？

蕙芳 這就是所說的交際了，人們說：一個女人，（脫口而出）尤其是一個有過男人的女子，要想找個滿意的職業，非得住在女子公寓裏，跟外邊交際交際不行的，因為……

（急縮住了話頭）

佩佩 （幸災樂禍的）呵，你是結了婚的了！

蕙芳 （急掩飾）呵，不，我可沒有。

佩佩 其實結過婚又有什麼關係呢？文明的交際場中，誰還不明白，結婚離婚，反正是那

麼回事！

蕙芳 那麼回事是那麼回事。可是一個離了婚的女人，總覺得不大那個。

沙霞 （有興趣地）那麼你是……

薰芳 呵，不，我可沒有結過婚。呢，佩佩，你瞧我是結過婚的派頭麼？

佩佩 (同意地) 不像……(薰芳得意了)……不過講派頭，可有這麼一點兒家庭婦女的

味兒。

薰芳 呵，那是因為……佩佩你明天要到南京路公司去麼？我們一道去。

佩佩 好的。

薰芳 沙小姐，你看的什麼書，這樣有味兒？

佩佩 你快別打擾了，她看了回頭要去教學生的。

薰芳 呵，沙小姐這麼年青，就做先生了，在那裏教書？

沙霞 婦女補習夜校。

薰芳 (指書) 這……

沙霞 這是看得玩兒的一本外國劇本「諾拉」。

薰芳 諾拉，就是那個不願意就在家裏做一個妻子的諾拉麼？沙小姐，你也是……

沙霞 我打算寫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諾拉所走的路。」

蕙芳 (有興趣地) 你說走那一條路啊？

佩佩 你們談什麼呀？諾拉，不諾拉的？

沙霞 走的路可多着呢；有的走出了家庭，受不住外邊的辛苦，就回她的丈夫認錯，又回到家庭里去了。有的不滿意這一個家庭，就另外換一個。有的爲着要找一個更好一點的家，就住到女子公寓里來等機會……

蕙芳 (脫口而出) 你在說我！

沙霞 你不是說，你還沒有……

(門被推開，冠英携畫具等入。)

冠英 你們都在這兒呀！

佩佩 呵，我們的房東小姐回來了，請坐！

冠英 佩佩小姐，沒有和柳麗珠小姐出去玩？

沙霞 今天是禮拜六呀！

冠英 呵，對了，禮拜六，今天是佩佩你失戀的日子！

蕙芳 怎麼你失戀了？佩佩像你這樣的人也會失戀？

佩佩 不，她們開玩笑的，說我跟柳麗珠……其實……

冠英 佩佩說正經話，平時你跟柳小姐那樣要好，一到禮拜六，她就拋下你，一個人往南京來的什麼耍人那兒去了，你不生氣？

佩佩 你別聽她們瞎說，柳麗珠是柳麗珠，我陳佩佩是陳佩佩，我們沒有關係。

沙霞 好，咱們等着瞧吧！

蕙芳 ……（躍躍欲試的想插一句）

佩佩 瞧什麼？我和她又不是真的什麼同性戀愛，老實說……

沙霞 老實說佩佩愛的並不是柳麗珠的……

佩佩 （輕聲）喂！我告訴你們，柳麗珠自己，可真要失戀了！

冠英 是麼？

佩佩 不信，你們上樓去瞧瞧，此刻正在房間裏痛苦得什麼似的！

冠英 爲什麼？

佩佩 瞧瞧你的手表呀小姐。往常的禮拜六這個時候，那個人……（停住了）

蕙芳 那個人是誰？

佩佩 就是柳麗珠的好朋友，那位要人。往常的今天，這個時候，不是汽車開到公寓門口來接了去，就是國際飯店，新亞酒樓，這些大旅館的電話來了。可是今天……

冠英 那末……

佩佩 其實柳麗珠也只能怨她自個兒，誰叫她生得再漂亮點兒，再年輕點兒呢？

蕙芳 講臉蛋兒，佩佩，你可真比她美得多了！

佩佩 呀，可別提了，她就恨着我呢。說我跟她的……你們知道男人總有這一種脾氣的，看見了別的女人，就把……

董芳 (打一噴嚏) 這屋子怎麼冷起來了!

佩佩 敢情，爐子要添煤了!

(兩人略弄一下火爐)

沙霞 冠英，聽到什麼新聞麼？聽說西北的形勢不但是很緊張，而且已經發生戰爭了。

冠英 聽是這麼說，

沙霞

書，你看過了麼？

冠英 看過了，想起來真氣死人!

佩佩 冠英，氣死人的事情，還想它幹麼呢？

沙霞 對了，「國家事，管他娘！」連想也別想起它，天下就太平了！是不是不過，我的佩佩

小姐，你翻翻報紙看，火已經快燒到我們頭上來了！我們還能夠……

佩佩 沙霞，你可別又來一大套，這兒不是你上課的地方。

沙霞 冠英，報上說你們學校要開一個圖畫展覽會，是不是？

冠英 是的，在青年會。

沙霞 那麼你打算拿那些作品送去展覽呢？

冠英 （指牆上的油畫）我想就把這兩幅拿去用用，你看怎麼樣？好在這兩幅還沒有公

開展覽過。

沙霞 對了，這樣好的畫，是應該公開展覽展覽的。不過，太古曲了一點。

冠英 我怕媽不肯，還得去找別的作品來代替這兩幅掛在這兒的。

沙霞 其實，冠英，你爲什麼不特地畫幾張新作品送去呢？去年我也參觀了你們的展覽

會，總覺得太學院派了，只是爲藝術而藝術，表現我們這時代的東西太少。你這樣年

青，這樣聽敏，我希望你能成功一位新時代的女畫家！

冠英 關於這一方面，還得請你多多的指導我。借些好的書給我看看。

沙霞 對於圖畫美術，我是門外漢，我只是說年青人與時代的關係。

(阿媽來添煤)

(黃蕙芳就近去和陳佩佩耳語)

阿媽 小姐，你回來了。太太臨出去的時候說，叫你放學回來了，別出去，晚間有個什麼人請吃飯，太太回頭要你去。

冠英 要我去？

阿媽 是的，太太要我關照你。

冠英 請客，沒有說是誰麼？(下)

阿媽 (自語地) 這我那兒知道。(去拾撥火爐)

蕙芳 佩佩，方才怎麼不替我介紹，這位小姐……

佩佩 呵，我忘了你是新來的了，她叫趙冠英，就是上午跟你談話的，我們公寓老闆娘的

小姐

薰芳 老闆是誰？怎麼老沒有見過？

阿媽 我們這兒只有老闆娘，可沒有老闆！

薰芳 是麼，沒有老闆，那兒來的老闆娘呢！

沙霞 等着瞧吧，我說這兒的玩意兒可多着呢！

薰芳 你是說……

阿媽 我們太太可厲害着呢，比男人還能幹。

佩佩 嗨，聽說她是一個寡婦，對不對？

沙霞 不，聽說她是有丈夫的。

佩佩 有丈夫？怎麼從來沒有見過，也沒聽見提起過？

阿媽 提他幹麼？男人最不是東西了，我那個酒鬼，我就一輩子也不要看見他！

沙霞 呵，對了，昨天晚上，我教了書回來，還看見你丈夫，在門口候着你呢！

阿媽 候着我，我知道他在門口，就怎麼也不出去。哼，我辛辛苦苦得來的錢，自個兒不會化，讓他去喝黃湯，我可不那麼傻！

(外面有晚報聲)

(阿媽出)

薰芳 方才那位冠英小姐，也從來不提到她父親麼？

佩佩 從來沒聽見她提起過。

沙霞 那位少爺也一樣，他們就好像不知道有父親似的。

(阿媽送晚報上)

(沙霞接來看)

(阿媽開了電燈)

(盛裝的柳麗珠上)

阿媽 柳小姐，隔壁汽車行裏來人問您今天要不要給您留下一輛黑牌子的小奧，奧司

……

佩佩 沃司丁。

阿媽 對了，沃司，沃司丁。

麗珠 (沒有好聲氣地) 誰希罕他們瞎小心，好像除了他們這倒霉汽車行，就雇不成黑牌

子車似的笑話……

阿媽 是。(帶鄙視之色下)

佩佩 麗珠，今天怎麼回事？

麗珠 (燃了一支烟，故意若無其事地坐在沙發裏。) 沒有什麼事呀！

佩佩 (也抽烟，學着柳麗珠的派頭)

薰芳 (看着陳佩佩的樣子，連忙也抽起煙來)

麗珠 (扔下煙頭) 沙霞，晚報上……

沙霞 晚報上說，綏東戰事激烈，迫近百靈廟……唔還有，上海婦

女團體發起募捐會……（隨手把晚報

遞給柳麗珠匆匆下）

麗珠 （川地心尋，找什麼消息）……

（佩佩也放下烟來看報）

（黃蕙芳連忙也學着樣子，但是忘了放下煙，煙薰着柳麗珠）

麗珠 （用手拂煙，傲視黃蕙芳）

蕙芳 （急忙放下烟）

（報紙到陳佩佩手裏，但是很快地又放下了。）

（電話鈴子響）

麗珠 （緊張起來了）……

蕙芳 （爲了挽救方才的場面）柳小姐，你的電話來了。

麗珠 (看了看手表)……

阿媽 (在內接) 喂喂……是的……唔唔, 請你等一等…… (大聲) 請你等一等……

麗珠 (立了起來)

阿媽 (在門口) 陳小姐, 你的電話。

佩佩 (不信地看麗珠) 那兒打來的?

阿媽 他不肯說……唔, 是一個很熟的男人聲音。

佩佩 (高興地出去接)……喂喂, 是的, 我是佩佩。你是……呀? (冷笑) 怎麼樣……我不……

……唔唔……好吧。

佩佩 (笑着踏着舞步上)

麗珠 佩佩, 誰?

佩佩 一個一個熟朋友。

麗珠 誰呀? 你說。

佩佩 (抽烟) 唔……

麗珠 齊維德是不是？

佩佩 不是。

麗珠 那麼是牛大王。

佩佩 奇怪了，你怎麼不說是駱委員呢？好像除了齊維德牛大王這些人就……

麗珠 好，佩佩，大家記着好了。

佩佩 麗珠你今兒晚上怎麼了，我又沒有搶走了你的什麼，幹麼這樣小心眼兒？

麗珠 不知是誰小心眼兒，連一個電話也瞞着人不告訴……

佩佩 我的小姐，一個小孩子的事情，有什麼好說的呢！

麗珠 (思索地) 一個小孩子，熟朋友，誰呢？

佩佩 (笑，指指樓上) 這兒的那位小開，我們的小弟弟！

麗珠 呵，是他，我簡直的把這回事給忘了！

佩佩 所以我說麗珠，你今晚有點心不在焉，簡直是等電話等得發瘋了！

麗珠 發瘋，沒有這麼容易，不來就不來，吹就吹，有什麼稀奇！我不會讓誰便宜了

去的！

佩佩 麗珠，假使駱委員跟你吹了，你打算怎麼辦？

蕙芳 真的，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麗珠 怎麼辦？找個律師去一封信，怕他不開張三萬五萬的支票送過來！

蕙芳 (伸伸舌頭)

佩佩 麗珠，我早就勸過你了，你乾脆別讓齊維德、牛大王這兩個傢伙從中搗鬼，也別信

他的話，住在這樣的女子公寓裏，乾脆搬到南京去住，好不好？

蕙芳 對了，既是這樣，爲什麼不搬到南京去同居呢？人家說南京的那些個太太們可闊

着呢！

麗珠 駱委員說怕我住到南京去了，生活沒有上海這樣方便，其實還不是怕他自個兒

不方便。

佩佩 那麼還不容易解決麼，要他給你租座洋房，打起公館來呀。這樣一來，駱委員每禮拜六到上海來免了住旅館。牛大王齊維德也就沒機會從中擺佈你了！

麗珠 齊維德這傢伙真該死，連電話也不來一個……這就是他們男人狠心的地方了，他們知道女子公寓的規矩的，所以……（門外汽車聲）

佩佩 麗珠聽，齊維德坐了汽車接你來了。

麗珠 （又興奮地傾聽）

蕙芳 （也連忙整理衣裝）

（進來的是老闖娘趙松韻）

松韻 小姐們好！

麗珠 （失望之餘）您好。

松韻 柳小姐，今晚怎麼還沒出去？

薰芳 (口直心快的實話)正在等着呢!

麗珠 (不高興地瞪她一眼)

松韻 佩佩小姐，冠英回來了沒有?

佩佩 回來了。

麗珠 (焦急地)

佩佩 麗珠，我給你打個電話去問問，好不好?

麗珠 知道他在那兒呢?

佩佩 問問齊維德，總會有消息的呀。

麗珠 不用問了，由他去吧!

松韻 柳小姐，怎麼了，跟你的好朋友，鬧了什麼別扭麼? (笑)別太認真了，男人總是那麼

回事。

麗珠 對了，就是那麼回事，我才不在乎呢!

蕙芳 趙先生，照你說……

松韻 哈哈，黃小姐對於這樣的男女問題，正是有興趣的時候，是不是？

佩佩 黃小姐很樂意跟您談談呢！

松韻 好的，好的。可是我是個老落伍份子了。哈哈……男女問題是你們小姐們的題目。

阿媽 (在內叫)太太，太太。

松韻 來了……少陪了，空了再來擺龍門陣，閒談吧！(下)

蕙芳 這位老闆娘倒很有個味兒！

佩佩 你沒有聽見說她可厲害着呢！

麗珠 有一次老闆娘跟我談得很投機，可是提起男人，她總是很瞧不起他們的樣子。我

想她年輕的時候，一定也上過男人的當，吃過男人的虧的！

佩佩 我想在她年輕的時候，吃了她的虧的男人一定也不少！

麗珠 你怎麼知道？

佩佩 她厲害呀！瞧她派頭多大。你想一個娘兒們婦道人家，能在上海這個地方開着這

麼一個女子公寓，你行麼？有多少男人能及得上她？

麗珠 瞧她把女兒管束得那麼嚴厲，就知道她是吃過男人的虧的。

佩佩 那她管兒子不也是一樣的嚴厲麼？

薰芳 佩佩你們方才說了幾次齊維德，齊維德究竟是怎麼樣的人物呢？

佩佩 他呀，什麼事都不做，可是什麼事都有他……

薰芳 那末牛大王呢？

佩佩 他呀，他是交際家，洋行買辦，是商人也是政客。

麗珠 聽說他從前還是一個軍人呢！

薰芳 那麼，他們兩個……

麗珠 佩佩，上次齊維德到這兒來找我，我沒有在，他對你說我些什麼來着？

佩佩 他說，呵，他倒沒有說什麼，不過他說，牛大王似乎覺得你近來對他有點驕傲。他說，

他爲你盡的力可不小呢！

麗珠 牛大王這傢伙自己也不想一想，這幾次的桐油生意，要不是我代他在駱委員前面講話，他能做得成功麼？一次就讓他賺了多少萬，他還不夠麼？真是人心沒足時！

蕙芳 什麼，柳小姐，你還經管着這麼大的交易？

麗珠 那裏，我只是有便的時候隨便代他們說一說，一句話……。

(有人扣門)

(三人又各自興奮)

麗珠 進來！

(卓如匆匆入)

卓如 蜜司柳

麗珠 (又是一次一驚) 呵，我們的少爺回來了。

卓如 (傻看着黃蕙芳) 蜜司……

佩佩 呵，我來介紹，這位黃薰芳小姐。

卓如 蜜司黃！（深深地一鞠躬）

佩佩 這位是小開卓如先生，就是我們趙太太的少爺，冠英小姐的弟弟，也是我們大夥兒的小弟弟。

卓如 蜜司陳，你真能說……

佩佩 還沒說完呢！告訴你，黃小姐，你知道這女子公寓裏，除了這間客廳，是不許男人進出的，只有他例外，因為他是我們的小弟弟呀，哈哈！

卓如 蜜司黃是……

佩佩 黃小姐是新房客，住在九號裏。（對黃）小弟弟是寄宿在學校裏的，平常不大回來，所以……

卓如 蜜司陳，我近來不是常常回來麼？（回顧一下）方才還打了一個電話……

佩佩 知道了，今天是禮拜六，所以……

卓如 蜜司陳，方才你說……

佩佩 麗珠，方才你說，那批桐油生意是你……

麗珠 那批桐油生意要沒有我，那麼牛大王他們……

卓如 奇怪，你們什麼不好談，怎麼談起桐油生意來了。我真想不到桐油和蜜司，這中間會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佩佩 你聽麗珠說……

麗珠 (不大有興趣地) 我不說了，請我們小弟弟講個有趣的故事吧！

卓如 呵，蜜司陳，你上次談起的張資平小說，我給你買到了。(從帶子網的一包書內取出)

嘿，跑了三四家書店，都說這書現在已經很少人買了，好容易才買到這一部……(恭

敬地呈上)

佩佩 謝謝你，放在那兒好了。

卓如 (放下) 一個同學說，張資平這樣的小說，是專寫給蜜司們看的。蜜司陳，你看完了，

下禮拜我再去給你買……

佩佩 慢慢兒吧，小弟弟，你買這麼多，我那兒來得及看呀！

蕙芳 （取過來翻）呵，這小說很好看，不過……（瞟着佩佩笑）

卓如 蜜司黃，你也很愛看這種小說麼？

蕙芳 呃，馬馬虎虎，從前……

佩佩 麗珠，你說齊維德會不會同意跟你開玩笑，有意讓你……

麗珠 哼，他敢！（抽烟）

佩佩 那末，今天晚上……

卓如 今天晚上蜜司柳是有事情的，佩佩我們去看電影吧。

麗珠 （笑）小弟弟，你請客呀？

卓如 自然。

佩佩 不，我們做姊姊的應該請小弟弟看電影的！

卓如 蜜司陳，你頂愛看的小明星秀蘭鄧波兒，今天在大光明演……（虛邀一句）蜜司

黃你也一道去……

佩佩 黃小姐，你愛不愛看電影？

薰芳 呃，馬馬虎虎……可是今天我不去。

卓如 （起勁地）那麼，我們就走吧，蜜司陳，你的大衣……

佩佩 黃小姐不去，那末，還有一個人，應該請她一道去呀。

卓如 誰？

佩佩 沙霞。

卓如 沙霞這人硬梆梆的，一天到晚，只知道看書看報，她不會跟我們一道去玩的。

佩佩 不，你請她，她一定會去的。她的雜誌，不是常常借給你看麼？她還常常跟你談論天

下大勢，青年的責任……

（電話響）

(佩佩和蕙芳看麗珠，她固意只是抽煙)

沙霞 (在內接電話聲) ……喂，是的……在在……(大聲) 柳小姐，電話!

麗珠 (吸着煙，固示安閒地去接)

(卓如看着佩佩，但是她只是熱心于麗珠的事情)

(沙霞挾一堆課卷之類上)

沙霞 真是千鈞一髮，好容易電話來了!

佩佩 是齊維德的聲音麼?

沙霞 齊維德的聲音是什麼樣的?

麗珠 (聲音) 唔，還是老地方……OK!

佩佩 好了，OK了。

卓如 那末，我們就走吧!

佩佩 沙霞，小弟請你去看電影呢?

沙霞 謝謝，可惜我得去上夜課的。

卓如 密司沙，就請一次假吧，我們大家一道去，難得……

沙霞 不，補習夜校的學生，是最認真不過的。而且我上過夜課之後，還有一個約會，一定要參加的。

卓如 禮拜六的晚上是應該……

沙霞 哈哈，想不到我們的小弟弟，也變成星期表禮拜六了！

佩佩 (笑)

卓如 密司沙，用功的時候用功，玩兒的時候玩兒，這是書上也有的話呀！

沙霞 (笑) 可是我此刻是用功的時候呀！

卓如 咱們不談理論，講實際，此時此地，你究竟決定去上課，還是去看電影？

沙霞 GOOD BYE! (翻着驚鴻地出)

卓如 這個人怎麼這樣認真！

佩佩 她開了你的玩笑，你還不知道呢！

卓如 呀？她開玩笑，這樣認真的人開玩笑！

蕙芳 (笑)

麗珠 (滿面春風地上)

蕙芳 OK了吧！

麗珠 (笑，捻腳一把)

佩佩 我早知道……

麗珠 阿媽，阿媽！

阿媽 (上) 柳小姐。

麗珠 快到隔壁汽車行去要一輛車子來。

阿媽 是要沃，沃司……

佩佩 沃司丁！

阿媽 呵，沃司丁！

麗珠 不管什麼的，只消是黑牌子的就行。快叫他們快！

阿媽 是，小姐（邊走邊四顧室內）

麗珠 快，叫你快去！

阿媽 是快！（仍是慢慢地下）

佩佩 怎麼？你穿兩件大衣？

麗珠 呵，你們若是穿那一件好？（把手里的兩件比着身上）

蕙芳 兩件都很好！

佩佩 （品評地）唔！這件，這件……

麗珠 這件。我想還是這件！

佩佩 對了，這件更好。麗珠，你穿着這件大衣真像亮晶晶的透明的琉璃珠了！

麗珠 （滿意地）是麼？（對鏡子化裝了一番）

佩佩 (湊上去) 今晚是到那裏?

麗珠 還是老地方，國際飯店。

佩佩 齊維德……

麗珠 齊維德、牛大王他們都在那邊了。唔！車子怎麼還不來！

薰芳 柳小姐，我揩油你的汽車，一道去好不好？

麗珠 這阿媽真是死豬，多半天還不回來。

佩佩 薰芳，你也要出去麼？

薰芳 是的，我剛剛記起來了，我有一個約會，一個朋友約我……

麗珠 也是國際飯店？

薰芳 唔，是國際飯店的附近。

卓如 那末，我們一道去不好麼？我們是到大光明……

阿媽 (慢慢地上) 柳小姐，來了，沃，沃司丁，黑牌子汽車。

麗珠 再會！

薰芳 (忙着化裝) 等一等，一忽兒……

(外面汽車喇叭聲)

麗珠 快點！

薰芳 一忽兒，馬上就好了！

(汽車聲再叫)

薰芳 呵，我的，我的大衣！(急往樓上去的門走下)

麗珠 (不耐煩地) 怎麼回事人呢！

佩佩 你先去吧。

麗珠 討厭！(對阿媽) 送上去。(一件大衣拋罩得阿媽漫頭漫身) 再見

佩佩 再見！(不勝羨慕地送出去)

卓如 佩佩！

阿媽（照例是慢慢地取下那件大衣，輕視地）神氣什麼？（扔大衣在沙發上）有福氣擺闊，幹麼不自個兒去住洋房少爺，你知道她爲什麼住公寓？

卓如 爲什麼？這倒不知道

阿媽 爲了公寓是不許留男客到房間裏去！

佩佩（在門外）阿媽，你的酒鬼丈夫，又來等你了！

阿媽（急）哼，要我的工錢去灌黃湯，我可沒那麼傻！（從來沒這樣快地往裏走，想着大衣，急回來取了走，到門口，和剛剛進來的黃蕙芳對頂住了。）

蕙芳 她走了麼？

阿媽 走了。

蕙芳（失望地）唔！（摸摸專程上去拿來的大衣）

阿媽 黃小姐也要一輛黑牌子汽車麼？

蕙芳（搖頭）

佩佩 (在門外) 哈哈，這酒鬼真有趣！

(媽媽，快跑進去了)

(佩佩回進來)

蕙芳 佩佩，你瞧，聽到電話，魂靈就不在身上了，答應了人家搭她的車子，不等人走了！

佩佩 那末，咱們一伙兒去吧。

蕙芳 不，我不去了，我是討厭鬼，我加入那一伙兒，那一伙兒就討厭我的！

佩佩 沃，這算什麼話呀，你開玩笑開錯了，小弟弟跟我的年紀，就差了差不離一半呢！

蕙芳 哼，大姊姊，小弟弟，不是很好的一對兒麼？(笑)

卓如 (看 看佩佩) 佩佩別理她，咱們倆兒走吧！

蕙芳 哈哈，瞧，已經「咱們倆兒」了！「咱們倆兒」的了！(回了進去)

卓如 (鼓足勇氣裝着姿勢) 佩佩！

佩佩 (作為不懂他的用意) 什麼？

卓如 你爲什麼說什麼年紀呢？

佩佩 說什麼？

卓如 我不要你在別人面前叫我小弟弟！

佩佩 做小弟弟不好嗎？（笑）

卓如 我已經不小了，不是跟你一樣的高嗎？（比個兒）你瞧！（可是比她低，連忙蹣跚起脚尖來）

佩佩 好了，那麼叫你什麼？

卓如 就叫我的名字，再叫我小弟弟，我可要不理你了！

佩佩 叫你達令，立德兒達令，好不好？

卓如 （滿意地）好呀，你叫！

佩佩 立德兒達令！（嬌怪氣地）

卓如 （走近去）佩佩！

佩佩 (突然正經) 喂！別當真啊！人家跟你叫着玩兒的，小弟弟！(羞他)

卓如 佩佩，(窘) 你，你別老是開玩笑，人家是真心誠意的！

佩佩 (正經地) 小弟弟，你年紀還輕，講這些事，還早呢！

卓如 (生氣) 什麼？那麼你以前講的話？

佩佩 那是跟你玩兒的。

卓如 佩佩，你別作弄我！(惱了)

佩佩 (笑) 呀，又認真了！好了，好了，別說了，咱們走吧。

卓如 (穿大衣，手好像摸着什麼似的) 呵，我忘了，我一見到你，就什麼都忘了，(從袋裏摸出

一方手絹來) 佩佩！瞧這個。

佩佩 手絹兒，什麼希奇？

卓如 是你的，上次你忘了掉在這沙發上，我檢着了。

佩佩 你檢着就檢着吧！

卓如 我要把他保存得好好兒的。

佩佩 隨便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卓如 還有這個……（往書本裏去找出一個漂亮的信封，取出一張寫着字的素箋來。）

佩佩 什麼信？

卓如 我寫給你的詩。

佩佩（笑）給我看。

卓如 不，你先答應了我，我再給你看。

佩佩 答應你什麼？

卓如 答應我……（笑而不言）

佩佩（嚴肅地）小弟弟，這兒有一個人很愛你，你爲什麼老是纏着我呢？

卓如 愛我誰？

佩佩 沙霞。

卓如 沙霞。這樣硬硬的人，一點兒趣味也沒有，年紀青青的不愛穿一件好看的衣服，也不抹一點胭脂粉兒……

佩佩 那麼，你在真心的愛我，對麼？

卓如 我可以發誓！

佩佩 可是，卓如，你別傻，我告訴你，我已經早就有了愛人了！

卓如 (驚) 誰？

佩佩 一個很有名望的人。

卓如 誰？有名望的人？你騙我？

佩佩 不，真的。上禮拜六不是齊維德打電話來，說駱委員要我出去玩麼？

卓如 你去了沒有？

佩佩 我自然去了，先到國泰去看了電影。

卓如 唔。

佩佩 出來一同……

卓如 唔。

佩佩 喝了咖啡。

卓如 佩佩。

佩佩 喝了咖啡出來，又去跳舞。

卓如 佩佩！

佩佩 跳完了舞，他用汽車送我回來的，那時候天已經快亮了！

卓如 (認真地，痛苦地沉默)

佩佩 (暗下)

卓如 (失望地讀那封信裏的所謂詩)

趙松韻(輕輕上)

松韻 卓如，什麼時候回來的？

卓如 (偏促地) 媽, 我剛回來。(整理書籍, 走。)

松韻 卓如!

卓如 (立定) 我去看看姊姊。

松韻 (給他整理下衣服, 摸摸他的前額) 不大舒服麼?

卓如 沒有。

松韻 那末……

卓如 媽, 我很好。

松韻 (坐下) 這兒坐會兒。

卓如 唔。

松韻 孩子, 別這麼沒精打采的, 樂觀一點, 年紀青青的人, 應該跳跳蹦蹦的, 你爲什麼……

卓如 媽!

松韻 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遇見你們的校長，他說你近來對於學校裏的各種學生團體活動，參加得很多，你變成一個活動份子了，真的麼？

卓如 媽，那是因爲……

松韻 這樣很好，空下來的時間，多看點有意義的書，多參加點正當的課外活動也很好。
 （樓上有陳佩佩的唱歌聲）

卓如 媽，我上去一趟再下來。

松韻 唔。

卓如 （臨走時看了那本張資平的小說）

松韻 （看他走了，拿起這本小說來，笑包了，把它投在一個難找到的地方，她墮在回想中去了。）

（沙霞回來）

沙霞 趙先生！

松韻 今天不教夜課麼？沙霞。

沙霞 我特地趕回來跟您商量一件事情的。

松韻 跟我？

沙霞 是的，趙先生，（出一紙）請您看看，大家希望您能簽名做一個發起人。（授給趙看）

趙先生素來熱心，我想一定肯出來領導我們完成這件有意義的事情的。（不等對方看完，就拔出鋼筆來就上去）

松韻 好的，應該，應該。（簽了名）不過，沙小姐，我發起人可以做，實際上還得靠你們年青人努力的。

沙霞 請趙先生領導。（收起）明天禮拜，下午在陳太太家里開發起人會議，大家希望您能到。

松韻 好的，只消我胃病不痛，我一定來。

沙霞 趙先生，你看楊司令太太，可不可以也請她做一個發起人？

松韻 這，恐怕她不大方便……

沙霞 要是楊太太能夠參加，那末這個會進行上就更方便了！

松韻 好在今天晚上，我跟冠英要到楊公館去，我看情形，先探探她的意思再說吧。

沙霞 好極，趙先生，我去了，拜托您！

松韻 這是公事，我應該盡力的，再見！

（沙霞勝利地點頭出。）

（冠英拿了兩幅油畫進來。）

冠英 媽，你一個人在這兒？

松韻 你弟弟剛上去。

冠英 媽，我把這兩幅畫換下來，好不好？

松韻 掛得好好兒的，幹麼要換下來？

冠英（指壁上）這兩幅我要送到展覽會裏去開展覽會的。

松韻 就拿你手裏的兩幅送去不好麼？

冠英 不，這兩幅還是去年畫的，沒有壁上的好。

松韻 唔，我是擔心……

冠英 媽擔心什麼？

松韻 這兩幅在客廳裏掛了很長久了，往來的客人們多見過，回頭去公開展覽了，怕那

些參觀的人知道了，往會場裏談論起來，或者傳揚開去……

冠英 媽是指那些人？

松韻 和柳麗珠陳佩佩來往的這些人，我看就沒有一個是正派人。

冠英 那些傢伙反正也不會去參觀我們的展覽會的。

松韻 那末，回頭叫阿媽幫着你換下來吧。（嘆氣）

冠英 媽不很舒服麼？

松韻 唔，這兩天胃氣又痛了！

冠英 媽是太辛苦，這兒那兒的。——

松韻 在這兒坐一下，回頭一道去赴楊司令的宴會。

冠英 媽，我不去好不好？

松韻 有約好的事情麼？

冠英 今晚我想在家裏看點書。

松韻 不去，楊司令會生氣的，他爲了你，才定在今天禮拜六晚上請客的。

冠英 去了喝酒跳舞的，回頭又得很晚了才能回來的，這些人我有点怕……

松韻 你不愛交際，不喜歡熱鬧，這我知道。媽也不希望你愛交際好熱鬧。不過，也得看情形，有時候參加些正當的應酬，也是必要的！

（樓上又響起陳佩佩的聲音。）

松韻 冠英，你看你弟弟近來沒有什麼變動吧！

冠英 聽說他近來在學校裏很活動，回來的時候，也時常跟那位沙小姐談談時事。

松韻 冠英，我想寒假之後，送你弟弟到外埠去念書。

冠英 媽的意思是……

松韻 唔，這兒的環境我不放心他，他開年十九歲了。

冠英 媽是擔心他去參加什麼活動？

松韻 這倒不是，沙霞這孩子很不錯，懂的很多。可是柳麗珠陳佩佩這些人對於卓如音在太危險了！唔，總之，冠英，你媽這十九年的苦心，過去這十九年裏，唔，自從……

冠英 媽，過去的事情別去回想了。

松韻 你，我很放心了，憑你的聰明和努力，你的畫，在上海美術界裏，是可以發展的了！

冠英 媽的意思，我是明白的！

松韻 你弟弟近來有些變了，有時候愛跟沙霞講一套理論，有時候對於陳佩佩她們也似乎很有興趣。

冠英 (看表) 媽，時候不早了，要去，我們就上樓去預備走吧。

松韻 (立起走) 你弟弟的性情脾氣，很像你那父親，他……

冠英 媽今天怎麼提起父親來了，你不是從來不願意想到父親的麼？

松韻 呵，我是說你弟弟……

(母女下)

(陳佩佩挾皮包大衣上)

佩佩 (見沒有人，回頭低聲叫) 卓如，卓如！

(卓如跟上)

卓如 ……(怒容滿面)

佩佩 (笑) 噯！小弟弟，一點兒事情，就是這麼纏不清的。

卓如 佩佩，你到那兒去？

佩佩 (笑) 有人請我去看電影呀！

卓如 誰？

佩佩 一個漂亮年青的大學生。

卓如 誰？

佩佩 (笑) 遠在千里外，近在眼面前，就在這屋子裏呢。

卓如 (不耐) 什麼？

佩佩 (縱笑) 哈哈，小弟弟你還早呢，年青漂亮的大學生就是你呀！

卓如 (生氣) 我？我可不去！

佩佩 不去好了，那末我一個人去(走)

卓如 (急) 佩佩。

佩佩 得了，別傻了！方才是跟你鬧着玩的，你就認起真來了，真是小孩子。誰還不知道略

委員是柳麗珠的愛人呢！

卓如 (驚喜) 佩佩，你是說略委員跟你沒有……

佩佩 立德兒達令，佩佩姊姊帶你去看電影……(一手掛着他走)

卓如 (狂喜地) 佩佩！

(母女適上，見狀，呆住。)

松韻 (黯然地坐下，無力地) 冠英，冠英！

—幕—

第二幕

人：

齊維德

劉俗望——牛大王

駱浩川

陳佩佩

黃蕙芳

柳麗珠

沙霞

女學生

茶房

時：

前一幕后的星期六。

景：

某大飯店內。

幕：

兩隻沙法上，四隻手捧着兩張晚報，所以一個人頭也不被我們看得見。一會兒，一個人打了一個呵欠，兩張晚報同時放下。

浩川 老劉，陶林和科布爾是一個地方還是兩個地方？

大王 科布爾好像就是陶林。

浩川 百靈廟這地方光景很重要呵！照你這位前輩軍事專家看起來……

大王 我不行了，這一套全忘了。浩川，你看這戰爭會不會繼續擴大下去？要是繼續擴大

下去，那倒有點討厭了。至少……

浩川 管他呢！反正在離開我們這麼遠的地方打，
部的戰爭，即使擴大，影響也很有限的。

（齊維德進來）

維德 駱委員，火車上一下來到這兒的麼？

浩川 唔，我先到國際飯店去了一趟，跟蜜司脫宋談了一會兒，才到這兒來的。

維德 她們還沒有到麼？

大王 問你呀？你約好她們幾點鐘？

維德 老早就照你我商量的約好了。

大王 那麼……

浩川 你沒有通知麗珠吧？

維德 那自然。這一類的事情，您吩咐我，准不會錯的。

浩川（笑着）可是，要是佩佩不當心，明天跟她閒談的時候，露出什麼口風來，可就糟了。上禮拜，我跟她談起佩佩的時候，她就是滿肚子的高興，說了許多壞話，還說佩佩忘記了自個兒的年紀，愛上了一個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哈哈……要是給麗珠知道了，佩佩今天瞞着她到這兒來，那不是……

大王 這可難怪她啊，佩佩認識您，是麗珠介紹的。現在你們跳過了她，你到上海來，又不便通知她……

浩川 本來讓麗珠知道也沒有關係。我跟她既不是結髮夫妻，她又不曾上過我的門，偶然在一起，我津貼她一點費用，就是這麼完了。我也不想干涉她，她倒來干涉我，哈哈。大王 那也不見得吧。駱委員，你說，你不想干涉她麼？那爲什麼不讓她外面借小洋房，一定耍她住公寓呢？

浩川 住公寓，這是她自己的主意！

大王 她自己的主意，這可不見得吧？

浩川 咳，你不懂得女人心理，有愛人的女人住公寓，不一定都出於男人的要求。你要知道，這是一種女人對男人表示清白的方法：「我住在公寓里，公寓里是不准男賓到內房的！」哈哈！

大王 (佩服) 到底你是這方面的專家！

維德 (諷笑) 唔，駱委員，你在大學里的時候唸的是什麼科？

浩川 (不解) 我爲什麼？我可沒有念過什麼大學……

維德 唉，我猜一定是心理學，而且是婦女心理學專門哈哈……對麼？

大王 不過，說是這麼說，我看來，麗珠可也有幾分可憐：憑你怎麼英雄好漢，年紀一年年大起來，是誰也爭不過的。到了她這樣的年紀，再把已經獲得了的男人逃跑，前途不是很黑暗麼？

維德 (大聲地) 嚶，不行，天要下大雨了！

大王 爲什麼你瘋了？這樣的晴天……

維德 滿天星的晴天天下大雨，這是天翻地覆化蝴蝶的牛大王對女人講人道，這是地覆

天翻！

大王 唧，狗嘴里不出象牙，你總是沒有好話的！

浩川 得了，趁他們還沒有到，把今天的「節目」排一排吧，佩佩是愛看電影的！

維德 瞧，從今天起，一切節目都以佩佩為中心了！

大王 別打岔，排下去。我們先到「南京」看電影，出來到「大都會」……

浩川 我看還是麗都吧！

大王 麗都？派拉蒙怎麼樣？

（電話鈴響，齊維德匆忙去接）

維德 喂，喂……爲什麼要到派拉蒙呢……喂，喂……沒有下文啦……（掛上電話）喂，

我看，先把 Partner 排一排吧，駱委員是有了陳佩佩了，咱們的牛大王，你又要拜托

我給你去邀麼？（電話鈴又響）……喂，喂……（裝着駱委員的聲音）我就是浩川……

什麼，你開口就罵……哈哈，喂，蜜司陳，人家都在等哪……爲什麼？（扭住電話對駱牛）東窗事發了，麗珠知道了有蹊蹺，坐在佩佩房間里不走呢！（對電話）什麼？那怎麼辦……唔唔，遲一會喂，咱們的委員老爺知道您愛看電影，給您排好了今晚上的節目了……唔，來得及麼？此刻此刻八點差一刻……好好，什麼唔唔，黃，黃，噢，黃，黃，芳，（看牛大王）……我知道，好極啦，我們的牛大王正在要我請 *Partner* 呢，好好，一定！

浩川 怎麼？

維德 我早知道，柳麗珠又不是傻瓜，單靠你在南京打一個假電報給她，是瞞不過的，她現在死釘住了佩佩不放，說心痛病發了，要她陪。哼，心痛倒也許是真的……

浩川 那末，怎麼辦？你再打個電話……

維德 別，別着急啊，佩佩已經準備好啦，她推着說要和黃蕙芳出去看一個北平來的朋友，問一問家鄉的情形，過半個鐘頭就出來。黃蕙芳（對牛）你知道麼？很不錯的樣子，

那個子很苗條，一雙眼睛眯得怪可愛的。

大王 噢知道了，不是上次，蜜昔可駱，不，柳麗珠說，爲着學交際搬到公寓里來的？

維德 一點也不錯！那麼，你的 Lady 也有了！

大王 你，光桿兒？

維德 我，你別替我耽心！（從口袋里摸出一本小手冊來）我的女朋友可多着呢！（翻一逛公

園末找這些……喝咖啡找這些……看電影，跳舞末找這些……（正要打電話，電話

鈴響）喂，誰，噢，噢，等一等。

大王 喂喂，齊維德，是女人請她們快來，要是男的，你就說這兒沒有人！

維德 （搖頭）略委員的。

浩川 （接）……喂喂，我浩川，什麼啊 Mr. 楊，How are you? …… Yes, …… Yes,

Just now, …… How can you know? 我在這兒……你自有本事哈哈……喂，喂……

……不，不，沒有什麼……你當然不要緊了，可是不三不四的人太多了，懶得見，所以索

性就祕密起來了……羅曼司那兒的話，哈哈……你，也在這兒幾號……你來看我？不，不敢當，我過來吧！好的，就來，就來。

維德 誰？

浩川 泰利洋行的楊小達。

大王 又是那筆火車頭的買賣，還是桐油生意？

維德 唔，楊這人的本領大極了，各部會的幾位購料委員們的行動，他比什麼人還調查得仔細。報館新聞記者沒有知道，他就狗一樣的跟着就來了。

大王 那麼你……

浩川 坐一坐就來她們來了，你打個電話過來吧。（起身燃了一支雪茄，下場。）

維德 喂，喂，（在門口）那邊幾號？

浩川 （在門外）五百十號

維德 （回來打了一個呵欠，坐下，隨手拿起一副桌上的撲克牌來，洗了一下，送到牛前頭。）來試一

試運氣！

大王 誰跟你來輸了？你又給不出錢。

維德 今天輸了，就付。

大王 (搖頭)

維德 (無聊地一個兒玩牌)

(少頃)

大王 喂，老齊，我看過一回，還是到派拉蒙吧。麗都……

維德 麗都怎麼？

大王 麗都懶得去。

維德 (想了一想，露出不懷好意的笑) 哈哈，那你可得先答應我的條件，哈哈！

大王 什麼？

維德 你今天陪了黃蕙芳到麗都去，恐怕交待不過上禮拜那樣要好的小妹妹，對嗎？

大王（被猜中了）那也沒有什麼。

維德 沒有什麼，那麼去啊！

大王 可是，總有點……那又何必叫人家撻酸呢？

維德 怕撻酸，那還不容易嗎？買一百塊錢舞票，叫……悄悄的送過去，往她桌子上一放

……完了……

大王 這樣的手法，還用請教你嗎？

維德 對了，不用請教，這一手，你是咱們的老師。

大王 可是（笑着）老師有時候也要請教徒弟的。老齊，你覺得上次的小妹妹怎麼樣？

維德 不壞啊，很不錯的樣子，可是，初出茅廬，有點兒僵，碰到你這樣的闊師長，也不會敷衍，迷湯灌到底！

大王 對了，就因為她初出茅廬，還有點孩子氣。一方面在這樣的環境裏，又不能不送往
迎來。這一點叫我覺得怪可憐的。

維德（立，大驚小怪。）喂喂，牛大王，你何必呢，好容易一禮拜一次，駱委員賞光，大家痛快的玩一晚，你何必這樣的使人掃興呢？照這樣子，不僅要下大雨，還要打大雷發大水，

把整個的上海也鬧翻了。像你這樣的花蝴蝶，方才對柳麗珠講人道，此刻又替一個舞女傷心，喂，這不是天翻地覆是什麼？

大王（笑了）那也是原有原故的，在上禮拜不是我用車子送小妹妹回去嗎？在車子裏她說起了她的身家，她說，她出世以來不知道她自己的爸爸，媽媽把她養到現在，她又養她的媽媽和弟弟了。

維德 這也很平常啊，上海灘上這樣的故事有的是。

大王 這你就知道了，我問她幾歲，她說十八，唔，十八這幾個字，使我難受起來了！

維德 爲什麼？

大王 十八年前我去掉過一個女孩子。

維德 噢，（感到興趣）那倒沒有聽見過，小妹妹就是你去掉的那個……

大王 那兒話，她是上海人，我丟的那個是在湖北。

維德 爲什麼丟掉的呢？

大王 爲了替一個女人離婚。

維德 離婚？

大王 (有點懷舊之感) 對了，那是民國八年(想)九年吧，我在四川當旅長，偶然愛上一個女學生。

維德 那也很平常。英雄美人……

大王 後來同居了三年，生了一男一女之後，我在漢口當師長，因爲跟一個在漢口搭班子的唱戲的有點兒交情，她就撻起酸來了，老齊，那時候正是我的全盛時代，撻酸好了，給幾千塊錢，走吧！這樣，她就帶了兩個孩子走了，一去十八年……假如她沒有好歸宿，我怕那小女孩也會像小妹妹一樣地在跳舞場裏混日子吧！

維德 唔，這倒是一個好故事，又香豔，又悲傷！

大王 你可以寫小說了。

維德 寫小說，可還不夠，要寫，一定要將那小妹妹改成就是你丟掉的女兒，那天晚上她帶你回去，碰到她的母親，一家完聚，恭喜恭喜……

大王 哈哈，世上的事情，那有這樣巧的！

維德 那也說不定，巧的事情可多呢，譬如說……

（門嘩然開，佩佩和慧芳進來。）

維德 噢，可把人等壞了！

佩佩 什麼，你騙人，爲什麼沒有人呢？

維德 你瞧，沒有人，我們不是人啊？

佩佩 不，（丑）你不是說，駱委員在等我們嗎？

維德 呀，除了駱委員之外，便日中無人了？哈哈，坐一坐，他在別的房間裏有點事情，一會兒就來的。黃小姐，今天難得好極了，啊，你們見過嗎？沒有，那末我來介紹，這位是佩佩。

陳小姐的好朋友黃蕙芳小姐，這是四川有名的劉師長劉岱望，我們都管他叫牛大王的。

大王（招呼之後對佩佩）怎麼樣？麗珠絆住了你？

佩佩 沒有，她有點兒不舒服，要我陪。

維德 這樣的事情不舒服是應該的！

佩佩（睨了齊一眼）其實呢，駱先生也不應該，到了上海爲什麼不告訴她，讓她在電話

機旁邊等了整半天！

維德 唔，好漂亮，這都是爲着你啊！

佩佩 瞎說！我有什麼？

大王 怎麼的，浩川還不來！唔，兩位蜜司用過飯嗎？

佩佩 還早啲。

蕙芳 我不餓。

(Boy叩門進來。)

茶房 下面一個汽車夫在問，說車子要不要等着？

佩佩 啊，我忘記關照了，你叫他等着吧！

茶房 是。

維德 不，不，佩佩，有人送了駱委員一輛八汽缸的林肯，今天請你試新呢。(對僕)不要了，賬房裏付了賬。

茶房 是。(下)

佩佩 八汽缸？(驚喜之色)林肯……

維德 對啦，駱委員的，今後也就是您的了。哈哈……柳麗珠沒有你的福氣大！

佩佩 別瞎說。(故作思意，但是得意之色，現於面表。)

大王 (對齊)好了，你打電話給浩川吧。有什麼話，談了這半天。

維德 (打電話) 接接這兒的五百十號……(對二人)先在這兒吃一點點心吧……喂

聖，請駱……噢，我維德……對了，來了……唔，唔，沒有……這是什麼話，你請客，客人來了，倒讓人家等唔……先到下面去吃飯，唔，五分鐘，好啦，五分鐘，過一分，罰你一大杯酒，（放下電話）他在講一筆大生意，要我們先在下面吃飯，他過五分鐘就來。

大王 那末我們走吧。

（大家起身要走，做個對一拚命的整耕，牛大王殷勤地替黃惠芳穿上大衣。）

（大家下。茶房上收拾東西。關燈下。）

（舞台暫時虛空，遠遠的大鐘聲。）

（走廊上一對青年男女，嘻浪笑語地經過。）

女的 （按電梯鈴）你還騙我，你還騙我，我在三天之前，早已經知道了。

男的 （笑）知道了，就算了。

女的 （狠命的用手指在他臉上一指）算了，可沒有這樣便宜！

男的 那麼你要怎麼辦？

女的 我，哼，過一會，你就知道。

(電梯上來，二人欲入，另一男子(乙)出來，看見女的，作一鬼臉，女的用手將男的甲一帶，使他視線避開，然後用眼睛對(乙)做了一個媚，電梯向下去。室內電話，無人接，少頃，電梯上來，一個女人忽忽出來，用皮大衣裹着面孔，觀衆不很看得出是誰。將左近的房間號頭看了一下，站在駱委員的房門外，決心的姿勢，輕輕叩門，不應，再叩門，門鎖着，回身遠遠的向裏面喊。)

女的 Boy!

茶房 (上) 找那一位? (看見她，立刻變成恭敬的樣子) 是。開門，開電燈。

女的 (進室內，大衣也不脫，在背着觀衆的沙發裏坐了，茶房倒茶，女的取出精緻的烟匣來，取了一支烟茶房擦火柴。) 駱先生來了很久了吧?

茶房 是，下午五點鐘到的，方才……

女的 此刻……

茶房 到五百十號跟一位楊先生談了一會天，此刻跟齊先生他們在下面大餐間用飯。

女的 唔，齊先生。

茶房 還有劉師長。

女的 還有……

茶房 (會笑的) 是，還有兩位小姐，才來的。(預備下)

女的 下去多久啦？

茶房 不多，不到半點鐘，要去通知嗎？

女的 不用。

茶房 是。(下)

女的 (不安地聳着肩膀，站起來將室內望了一遍又轉念，按電鈴。)

(女的將吸了才幾口的香烟望盞盞裏一扔，仰起了頭，將一口烟往上直噴，望着烟視，又燃了一

支烟。(茶房上。)

女的 下去通知，說我來啦。(「我」字有特別意義)

茶房 是。(下，回頭來望，恰恰兩人視線相遇，茶房急急下。)

(正在這個時候，駱齊等一行，急急地出，與茶房遇個正值。)

茶房 略……(正要講)

蕙芳 急什麼啊，反正已經定了坐，外國片子前面總有短片的。

維德 不，不，新車子很快，一會兒……(進門)

(駱浩川看見那女人，呆了。齊牛、佩佩等如遇電擊，方才的笑容盡斂。)

女的 (旋轉身來，她就是麗珠) 唔，(帶着不平常的笑) 部裏事情很忙，這一個禮拜六不能

到上海來了！唔。

浩川 麗珠！

維德 (裝出一種笑臉) 你來了好極了！我方才打電話，說你出來了，我一連打了幾處，都

找不到，浩川還在着意，就把佩佩她們請了來，也許她們會知道……

麗珠 (不理會他們)佩佩，(轉個大窘) 唔，黃北方的消息怎麼樣？

浩川 麗珠，你別錯怪了人，方才……

麗珠（依舊對佩佩）北方的消息很好吧，我看你進來的時候，是那麼滿面春風的。

佩佩 麗珠！

大王 得了得了，咱們去看電影吧，這都是老齊混蛋（對齊做一眼色）說要鬧個小玩笑，先通知佩佩，後通知你，我跟浩川正在這兒罵他呢。

麗珠 哼，鬧這玩笑的恐怕不是齊先生吧！（望了一望大家）我來了使你們很掃興吧！
佩佩 我可以來嗎？

佩佩（差不多要哭了）麗珠，你不能對我這樣說……

維德 喂，駱委員，你方才來的是特別快，鎮江沒有下車吧？

浩川 爲什麼？

維德 那可怪了，鎮江沒有下車，怎麼倒把鎮江的名產帶到這兒來了？（自得其樂）哈哈！

浩川 麗珠，你可不能錯怪人，有什麼話，過一會兒跟我講吧。

麗珠 過一會兒不，我倒要現在講，劉師長，齊先生和陳小姐黃小姐都在這兒……浩川

……你……

蕙芳 (要走了) 佩佩，我有事，先走了！

維德 什麼話，今天駱委員請客，劉先生和慙初次見面，慙怎麼可以走呢？

蕙芳 不，我還有個約會。

維德 那裏那裏這裏的約會不好嗎？

佩佩 蕙芳，我跟你一起走。

大王 (攔住了她) 別這麼掃興，一點兒小事情，講過就算了，請坐，請坐，浩川，我看這是

你的不好，你請客，給蜜昔司駱道歉。

麗珠 謝謝，我沒有這樣的福氣！浩川，大家都在這兒，祇要你說一句，怎麼辦我都可以。

浩川 (佩佩望了他一眼，不語)

麗珠 爲什麼不說啊？你是一個社會上有名望的人，總不該欺負我一個軟弱的女子吧！

今天的事怎麼說？你欺負我，你在朋友面前叫我過不去，你……

維德 這有什麼關係呢，大家都是熟朋友！

麗珠 只消浩川說一句，浩川你說沒有關係，這就完了，是不是？

浩川 (不語) ……

大王 好了，好了，還是老齊，你把今天晚上的節目從新排一排吧，要不可真就趕不上看

電影了！

維德 請吧，麗珠，老節目，看電影，已經給你定好座了！

蕙芳 (看佩佩)

佩佩 蕙芳，我們兩個一起回去吧！

(兩人將走。)

麗珠 佩佩，等駱委員說一句話再走！

浩川 麗珠，我認爲你太過分了呀！

麗珠 過份？

浩川 哼，請你認清楚了自己的身份，再來干涉我！

麗珠 身份？

浩川 對了，身份，就是指你我中間的關係，你得認認清楚！

麗珠 問你自己呀！

浩川 黃小姐跟我們大家是初交，陳小姐也很難得在一起談談，你這樣當着人，干涉我的行動，那簡直是妨害自由！

麗珠 請你給我少擺官架子！

浩川 我要你給我滾出去！

佩佩 略委員！

浩川 過去我們合得來，大家來往來往，現在你既然這樣，那就不能怪我了！我們中間的關係，就這樣結束吧。今後我決不來干涉你，你也沒有權力來過問我。至於過去，我信

貸給你一些錢，我也決不追究，另外在經濟方面我還可以給你點幫助，算是好來好去，有始有終！

麗珠 哼，好便當，你就這樣遺棄了一個女人了！

（維德對牛大王看）

大王 ……（正要說話）

浩川 遺棄，這兩個字在你我中間可說不上第一，你沒有進過我家的門，你是住在女子公寓內的自由女性。我們是交際場中來，交際場中去，認不得真！第二……

麗珠 你就沒有責任？

浩川 責任你又沒有生養過孩子！

麗珠 好！這些話都是你說的，你問過你的良心沒有？對於一個女人，一個孤單單的弱女

子……

浩川 這根本不是良心問題！

麗珠 好，你既不負責任，你又不講良心，那也不能怪我了！你們（指着佩佩和浩川）欺侮我，我也不讓你們舒服，你有錢，你有勢，你不怕官廳，可是，你要做官總得要面子啊！我去發冤單，一張張的貼遍這個上海灘，要全上海的人大家都知道你，你玩弄我，你遺棄我，你威逼我這樣一個孤單的弱女子！我去發冤單，登廣告，要你知道玩弄一個女人也不是容易的事……（欲出）佩佩，你當心，我瞧着你，大家記住好了（出去）

（大家愕然，大王追出去。）

大王 （大聲）喂！麗珠！麗珠！

（浩川望了一眼齊，齊裝一鬼臉。）

維德 糟！今晚上的節目，就這樣完了！（追出）

薰芳 （拿了衣服）真的，我要走啦，駱先生對不住。

浩川 什麼，坐一會兒不好嗎？

薰芳 不，佩佩，你不走嗎？

佩佩 (斜睨了一眼浩川) 唔……噢……

浩川 別忙啊! 還有話講呢。

蕙芳 (知道了) 噢, 那麼對不起, 我先走一步, 佩佩, 你坐一會兒吧。(不懷好意地看了佩佩

一眼)

浩川 真糟, 唔, 蜜司黃, 明天我補您的情吧, 再見。

佩佩 (黃去後, 望了望浩川, 好像受了天大的委曲似的, 突然依身而哭。)

浩川 怎麼了, 佩佩, (撫她的肩背) 佩……

佩佩 (好容易拾起頭來) 我, 我不能做人了! (又哭了)

浩川 咳, 這是什麼話, 佩佩, 有我呢, 我在這兒, 怕什麼!

佩佩 (帶哭) 你, 你又不是天天在上海, 我可天天跟她在一起, 從早到晚, 讓她那兩眼睛

瞪也瞪死了。

浩川 那還不容易嗎? 明天搬出來, 在外面住……

佩佩 外面住？

浩川 對啊，有我，佩佩，你放心！（擁抱她）

佩佩 （轉悲爲喜）當真？

浩川 怎麼不真……好，佩佩！（依偎）

佩佩 （抬頭望了望浩川，突然又哭了。）

浩川 爲什麼爲什麼？

佩佩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浩川 佩佩，你說罷，你要什麼，我都有辦法……

佩佩 我什麼也不要。

浩川 那麼爲什麼？

佩佩 我怕！

浩川 怕什麼？（用手抬起她的頭）

佩佩 我怕你！

浩川 怕我爲什麼怪了！

佩佩 我怕你將來（撇起了小嘴）將來也像今天對付麗珠一樣的對付我！

浩川 啊……笑話，笑話，你放心，你看我這個人可怕嗎？唔。

佩佩 那麼，麗珠怎麼辦呢？要是她真的朝天……

浩川 怕什麼，那還不是錢的問題，明天託齊維德去跑一趟，不就完了嗎？好了，佩佩，不用

哭，向我笑一笑……

佩佩 （裝着笑，但是終於笑了，伏在浩川懷中）

（浩川吻着她的頭髮）

（二人正依偎中，叩門聲，二人吃驚離開）

浩川 誰？

佩佩 （站起來整一整頭髮，從鏡中看見自己脂粉粉落，急忙地拿了手皮包往套房去）

(沙霞等進來)

沙霞 先生。

浩川 你們幹什麼的？

沙霞 先生，我們是婦孺慰勞救濟會的，請先生看一看緣起……給他一本簿子看。

浩川 (略一過目)

沙霞 先生，請你捐點錢，我們是慰勞綏遠將士和救濟西北難民，您先生一定是樂於慷慨解囊的。

浩川 沒有另錢！

沙霞 你先生一定很熱心，對於西北的難

民，
慷慨捐錢

浩川 你以為我還沒有你知道麼？

沙霞 自然，你先生是比我們知道的更多。那末請你……

浩川 你撒撒電鈴！

(沙霞代他撒電鈴，茶房上)

浩川 開銷她們一塊錢！

茶房 是。(對沙霞等)你們跟我來拿。

沙霞 請先生多捐一點，因為這次是我們……

浩川 走了，走了啊！

沙霞 先生，我們這是極有意義的事情，請你能夠多捐一點錢。

浩川 (看了看後面的套房)我這裏有事情，有公事！你們可別打擾我！我有公事！

沙霞 是，是。(寫捐冊)先生貴姓？

浩川 不用了，不用了。(揮手使速走)

沙霞 公事公辦！……

浩川 你就寫無名字吧！

沙霞 (填寫, 撕下收條)

(沙霞等隨茶房出)

(浩川吹口哨)

(佩佩出來, 媚視駭浩川)

(浩川就上去擁抱)

(牛大王齊維德推門進)

——幕急下——

人：

齊維德 柳麗珠 陳佩佩 黃蕙芳 阿媽 趙松韻 沙霞 趙冠英

第三幕

牛大王

卓如

時：

前幕的明天——星期日的中午。

景：

同第一幕。

幕：

冠英在擺弄寫生架，嘴裏哼着清快的歌調——「桃李規。」

沙霞帶着冊厚書上。

沙霞

冠英，畫書麼？

冠英

是的，給我媽畫張寫生畫。

沙霞

你真努力，今天禮拜天也不休息休息。

冠英 那兒有你用功，今天一早我到你房間裏去找你，阿媽說你已經出去了。

沙霞 早晨出去有點事情，剛才回來。

冠英 一回來就看書了。

沙霞 柳麗珠和佩佩兩個不知鬧了什麼別扭，黃蕙芳忙得什麼似的，在兩個房間里跑進跑出，我想還是到這兒來看書安靜些，不會妨害你讀書吧？

冠英 不會的。（弄書）

沙霞 （看書）冠英，你方才說一早就到我房間裏找我，有什麼事情麼？

冠英 我想開一個個人作品展覽會。

沙霞 呵，這很好啊！

冠英 我媽說開展覽會最好跟你商量商量。

沙霞 你知道我對於圖畫美術是門外漢。

冠英 我媽的意見以爲這展覽會最好是用婦孺慰勞救濟會的名義，

救濟災民和難民……

沙霞 (立) 呵，那好極了，我們婦孺會，正在想用各種方法，籌募款子，回頭我去提議，會裏一定極願意出來主辦的！

冠英 想不到上次在青年會展覽的那兩幅油畫，居然會引起人家的注意，得到很多的批評，所以朋友們都鼓勵我舉行一個個人作品展覽會！

沙霞 在目前這樣的時候，一個美術家能夠爲 災民難民舉行展覽會，這意義是很大的。

(趙松韻上)

沙霞 (起與爲禮)

松韻 (慈和的笑) 沙小姐，你瞧，這不是跟我開玩笑麼？冠英要我做她的模特兒了，哈哈。

沙霞 這很對呀，女兒畫母親的寫生畫，一定可以表現得最最深刻的。

冠英 媽，你坐在這兒。(指右外沙法)

松韻 其實，冠英，目前這樣的社會裏，你可以畫的東西多得很，什麼題材不好畫，爲什麼一定要畫我母親呢？

冠英 媽，這是我個人的第一次展覽會，要是大家覺得我的作品有點成功的地方的話，這全是媽的力量，你費盡心力，吃盡辛苦的結果。所以我想畫一張畫來做個紀念。

松韻 得了，我只希望你和你弟弟，好好兒做人，這就是最好的紀念了。

冠英 媽，你坐下來，我畫了。（母坐）這樣坐，（退後看）偏過點……太偏了……好，這樣……就這樣，（畫）媽，你可別動了呵！

沙霞 （過來看她畫）怎麼？已經畫得差不多了，什麼時候開始畫的？

冠英 是昨天開始畫的。

松韻 沙霞，婦孺慰勞救濟會，昨天募捐的成績怎麼樣？

沙霞 各方面的情形還不全知道。可是我這一組，昨天的成績可不大好。

松韻 各方面捐鈔的人還踴躍麼？

沙霞 有一個很顯著的現象，在街頭在弄堂裏捐兩毛半坤，或者幾分錢的人倒很踴躍，

可是開了房間在旅館裏玩的人，尤其是很闊的闊人們，簡直是很少肯出錢的！

松韻 本來末，窮人的命不值錢，闊人的錢，可就是命呀！

冠英 媽，你看着言兒……

松韻 冠英，你可得快着點兒呀。

冠英 媽，坐着不舒服嗎？

松韻 唔，我這胃病，上禮拜犯了，至今還沒有好！

冠英 呵，（放下畫具）天氣真乾燥，顏色都乾了，我得去調一調。（上樓去）

沙霞 畫得真好。

松韻 （走過來看，笑）你看，冠英這孩子的前途有點希望麼？

沙霞 你的意思是……在美術方面，冠英小姐不是已經很有根底了麼？這一次個人作

品展覽會開過了之後，那一定可以有更大的進步的。

松韻 (嘆氣) 唉!

沙霞 怎麼樣? 你的胃病很痛麼?

松韻 (搖頭) 你知道我很替冠英的前途擔憂呢!

沙霞 擔憂? 冠英小姐這樣少年成名, 不正是你的光榮, 你的安慰麼?

松韻 沙小姐, 俗話說「人怕出名花怕香」,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目前這樣的社會

裏, 尤其是一個女孩子, 成名越早, 危險也就越大了。

沙霞 對了, 冠英小姐已經是戀愛的時期了。

松韻 戀愛, 我可不讓她輕於和男人自由戀愛。

沙霞 (笑)

松韻 沙小姐, 你別笑, 這不是我不開通, 你知道我不是頑固派。可是, 我不能讓冠英也上

了男人的當。

沙霞 對了, 人們說一個女人在戀愛的時期內, 是盲目的。

松韻 (感慨地) 唔，男人的虧我是吃夠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沙霞 記得有一位婦女運動的先進說過：中國目前這社會是女人吃虧的社會。

松韻 對於男人我是看穿了，所以……

(阿媽從左門入)

阿媽 (立廊上) 太太我求你一件事情：

松韻 怎麼？你這衣服……

阿媽 呃！我那個酒鬼，又喝醉了酒來逼我的錢了。我不給，他就把我的衣服撕破了，這死

鬼，真是死不要臉！

松韻 唉！你這一個酒鬼丈夫也真是寶貝！

阿媽 太太，請你做個主，叫巡捕來把他捉去關起來！

沙霞 怎麼，你要叫巡捕來抓自己的丈夫？

阿媽 (下階) 沙小姐，我反正給他丟臉丟盡了，他老等在公寓門口，一見我就死鯁筆立

的逼我的錢。

松韻 阿媽，你有錢就給他幾個得了，我看他反正是活不長久的人了！

阿媽 錢，我辛辛苦苦掙來的工錢，可不能給他去喝酒。我要存幾個錢，回到鄉下去，給我

兒子娶個媳婦呢！

松韻 那末你就乾脆別理他，當他死了，或者當他不是你的丈夫，這不就完了麼？

阿媽 唉！真丟人！嫁了這樣的丈夫，真倒霉！

松韻 得了，快去把你的衣服換了吧！（阿媽走）我的胃氣又痛了，阿媽，把我那瓶吃胃氣

痛的藥拿下來。

阿媽 是。（慢慢地下）

松韻 沙霞，瞧見麼？這也是一對所謂夫妻！

沙霞 你胃痛，還是上樓去躺躺吧！

松韻 唔，想到胃痛，就叫我恨死了我那個男人，冠英的父親了！全是他害我的；沙小姐我

說過，你不像一般女子那樣淺薄，無聊，你是可以談談的人。關於冠英的父親，我平時是決不願意想起的，只是在我胃痛的時候，我恨他，我就想起他來了。唔，戀愛的創傷，是可以治得好忘得掉的！可是這胃病是我那個創傷的符號，這個符號，叫我老忘掉那個人。因為我恨他，他要是還活在世上的話，我要找到他，我得打死他！

沙霞 那麼說，他已經死了！

松韻 死了，打內戰打死了！

沙霞 是一個軍人？

松韻 一個師長，一個爛軍閥，我們本鄉特有的那種爛軍閥！

沙霞 呵，那麼，趙先生你原來還是師長太太，真是失敬得很！

松韻 沙小姐，你也來開我的玩笑麼？

沙霞 不是，趙先生，我對於你的過去，很有興趣，你真是我們的模範！

（阿媽上）

阿媽 太太，電話，你的電話。

松韻 (走去)……

阿媽 太太，你的藥。

松韻 放在這兒好了。(下)

沙霞 阿媽，你這樣討厭你的男人，當初，爲什麼要嫁給他？

阿媽 爲什麼嫁給他，還不是生成了女人就得嫁人麼？

沙霞 哈哈，女人爲什麼一定得嫁人呢？

阿媽 沙小姐，你的先生……

沙霞 我沒有先生(笑) 我是不嫁人的。

阿媽 (笑) 你要嫁給我們少爺是不是你們兩個常常講話……

沙霞 講講話就嫁給他麼？

阿媽 他還常常問你借書看。(笑) 他愛着你呢！你也……

沙霞 別瞎說，他愛佩佩，陳小姐要做你的少奶奶了！

阿媽 不對，陳小姐不會嫁給我們少爺的，她自己說，她要嫁給一個有錢的丈夫呢！

(冠英持畫板上)

(阿媽看了看火爐出)

冠英 咳！我媽呢？

沙霞 聽電話去了。

(松韻披大衣出來)

松韻 冠英，我要出去了。

冠英 那末，我這畫……

松韻 我早就告訴你了，我那有工夫給你做模特兒呢！

沙霞 你這胃藥……

松韻 呵，藥也沒有工夫吃了，我把它帶了去吧。(塞入袋內，出)

冠英 我媽真是的，胃痛還不能在家里休養休養。

沙霞 冠英，你的展覽會預備什麼時候舉行？

冠英 沒有定，看你跟婦孺救濟會接洽了再決定吧！

沙霞 至於題材，最好多畫些關於社會問題的所謂現實的題材。比如畫一些……

冠英 這張我是畫來紀念我媽的。（移動畫）

沙霞 這當然可以，我是說比如能畫些  大幅油畫，那一定更……

（黃蕙芳來）

黃芳 呸，你們兩個人在這兒幹嗎？佩佩跟柳麗珠又在吵架了！

冠英 我方才在樓上聽見了！

黃芳 沙霞，你是最會解決問題的，你看這問題該怎麼解決？

沙霞 什麼問題？

黃芳 佩佩跟柳麗珠三角戀愛了，這怎麼辦？

沙霞 這很容易解決，也很難解決。

冠英 我看是沒有法子解決的。

董芳 是呀，我簡直給他們軋死了，只能逃到這兒來。在樓上，勸又不好，不勸吧，又說我幫着那一方面，其實我是無所謂，馬馬虎虎。

冠英 對了，大家馬馬虎虎算了，吵什麼呢？

董芳 嘿！還有呢，略委員的事情，要是被你弟弟知道了……

冠英 佩佩和卓如是鬧着玩的，沒有什麼關係。

董芳 呵！上禮拜六卓如請佩佩去看電影，佩佩回來告訴我，卓如對她表示……

冠英 不，上次她們看了電影回來，我媽罵了卓如，說要送他到內地去讀書，卓如已經答

應不再跟佩佩來往了。

董芳 嘿，答應是答應，可是情書還是寫呢！（看沙霞）

冠英 你是說卓如寫情書給佩佩？

蕙芳 還求婚呢，哈哈，佩佩給我看的，有一封求婚的情書真是有趣兒極了！

冠英 是真的？

蕙芳 真的，沙霞我告訴你……

沙霞 告訴我什麼呀？

蕙芳 我有了職業了。

沙霞 是麼，這很好呀！

蕙芳 不過我還沒有決定，究竟挑選那一個職業。

沙霞 你有了幾個職業？

蕙芳 老何說給我找到了兩個機會，一個是洋行裏的女秘書，一個是進電影公司去拍戲，當電影明星。你們看我走那一條路比較好一點？

冠英 我看還是做電影明星好。

蕙芳 我自己也是這樣想，因為我在北平的時候，是常常在北平各大報紙上寫電影批

評的……唔，致於做洋行女書記……老何的意思，他說我還是去當電影明星好！不過我恐怕一個結了婚的女人，當電影明星……

冠英 你究竟結過婚了沒有呵？

薰芳 呵，沒有，我可沒有結過婚。我是比如說一個女人結了婚，要想當電影明星……

沙霞 你常常說的那個姓何的老何，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薰芳 老何是我的朋友，我們在北平同居了，一道到上海來想法子發展，我就因為有老何，人家多不願意提拔我，插了幾次壁，我跟老何鬧翻了幾次，我一氣可就回到北平娘家去了。在北平因為我是到過上海回去的關係，寫寫影評，稿子倒還挺有出路的。就這樣混了兩年。一個月之前，老何寫信給我，死蹶筆立的勸我回上海來，我以為他這兩年在上海總混得差不離兒了，可是回到這兒來一打聽，那裏知道老何還是那麼吊兒郎當的那一門子也沒混出個路子來，我一氣……

冠英 你就跟他分居了……

薰芳 我一氣，我就對他說：老何，我對你很失望，我以為你在上海這兩年應該混得有個相當的名兒了，可是你……

冠英 他怎麼樣？

薰芳 他沒有話兒接應我，只是不聲不響的往床上趟，（重重地坐大沙法）這一下我可更氣了，我拿起了皮包，就往外走，連高跟鞋兒沒換上，胭脂粉兒也忘了打……

沙霞 你就做了出走後的諧拉。

薰芳 還早呢，後來，他到一個我們的朋友家裏來找我，笑嘻嘻的對那朋友的太太說，請她到我們家去吃飯，說是他一個人在家裏蒸上了饅頭，燉了海帶襖肘子肉呢！

冠英 這一下你可不回去了。

薰芳 是呀！那個朋友的太太知道我們準是又鬧了別扭，就說她正想吃頓饅頭，我不好意思，就跟着一道回去了。

冠英 後來呢？

董芳 我爲了要交際，爲了想找一個滿意的職業，就住到這兒女子公寓裏來了。這一下老何可就急了，他在外邊四處八方托人拚命給我找到了這兩個機會……

沙霞 老何這人不壞呀！

蕙芳 唔，馬馬虎虎。

冠英 沙霞你要走麼？

沙霞 (看手表) 我得出去有點事。

冠英 忙什麼呢？白天你不教書。

董芳 今兒禮拜，在這兒捺捺大得了。

沙霞 回頭我回來再談吧。(出)

董芳 準又是開什麼會去了。

(陳佩佩上)

董芳 佩佩，怎麼樣了？

佩佩 決定搬走了，離開這兒，離開柳麗珠。

薰芳 洋房租在那裏？

佩佩 還沒有去看過呢！

冠英 那末搬到那兒去換一個公寓？

佩佩 駱委員說叫我先搬到旅館裏去住幾個禮拜再說。

薰芳 就是昨天那個旅館麼？

佩佩 駱委員說還是住國際飯店方便些！

薰芳 佩佩，你說你搬走的時候，柳麗珠會怎麼樣？她說要找你拚命呢！

佩佩 哼！拚命，拚好了，怕了她！我不是陳佩佩，陳佩佩就不怕柳麗珠！

薰芳 佩佩，馬馬虎虎，你也不必跟她吵了，反正是你勝利，你有洋房子住，你成功了！

佩佩 她自己不識相，對於駱委員我本來是無所謂，昨天我起先還儘是讓着她點兒的，

回頭別讓人家說我陳佩佩不夠朋友，不講交情，搶走了她的朋友，你們說是不是？可

是她自己放肆，在駱委員跟前儘撒野，駱委員這可火了！

薰芳

喂！柳麗珠來了。

冠英

佩佩，你走吧，你上樓去……

（柳麗珠上）

佩佩

爲什麼？我怕誰？

麗珠

對了，誰怕了誰？

佩佩

沒有誰跟你說話！

麗珠

誰跟你說話來着？

冠英

麗珠！得了何苦呢？

佩佩

人家找上了我，我可不讓了誰！

冠英

大家省一句，不就完了麼！

薰芳

佩佩，我們上樓去吧。

佩佩 爲什麼，這女子公寓的客廳，又不是誰一個人的，哼，有這個福份幹麼不去住洋房。一個人住一座大洋房，好把愛人像巴兒狗似的關在洋房裏，免了被人家又漂亮又年青的女人搶了去！回頭再怨人家不該生得比他年青，長得比他漂亮！

麗珠 (氣極了，突然扔下香烟立起來) 好，你年青，你漂亮！(撲到陳佩佩這邊來，但是被冠英扯住了)。

蕙芳 (拉佩佩) 佩佩，你的東西不是還沒收拾好麼，我幫你收拾去……

(阿媽上)

阿媽 棚小姐外面有兩位先生拜訪你！

(客廳內空氣才鬆了下來)

麗珠 誰？

阿媽 請進！

冠英 快請快請！

(阿媽下)

黃芳 佩佩，咱們上樓去吧。(拉佩佩去)

麗珠 冠英，你瞧瞧佩佩多氣人！

冠英 瞧着好了，她也不會有好結果的！

麗珠 (連忙對鏡子擦粉) 我一定不放過她，死也得跟她拚一下！

(牛大王和齊維德上)

(柳麗珠故意嚴肅地不先招呼)

維德 哈囉，柳小姐，你沒有出去。

麗珠 出去？哈哈，往那兒去呀？

維德 比如出去跳跳茶舞，散散心！

冠英 柳小姐，少陪了！

維德 呵，這位小姐是……

麗珠 呵，我來介紹：這位是冠英小姐，這位是齊維德先生，這位是劉岱望劉先生，大家都稱他做牛大王的！

（各道久仰）

大王（看室內見趙松韻的畫像）這是誰好像……

麗珠 認識麼？

大王 唔，好像是在那兒見過。

麗珠 她就是冠英小姐的母親！

大王 呵。（看冠英）

麗珠 冠英小姐是個美術家，瞧，油畫畫得多好！

維德 呵！久仰久仰，冠英小姐什麼時候開個展覽會，讓我們有機會看看你的大作！

冠英 正在籌備呢，請齊先生指教！

維德 我對於美術是門外漢，不過有幾位朋友對於美術倒很有研究。冠英小姐我給你

介紹幾位朋友，大家研究研究。唔（拿出那本小手冊來翻）你學校的電話，是多少？

冠英 唔！七一二三四……！

維德 好極，好極，七一二三四，這電話挺好記的，明兒我們通個電話，約個地方談談……

冠英 柳小姐，各位，失陪了！（入）

麗珠 牛大爺近來的桐油生意怎麼樣？很好吧？

大王 麗珠小姐！你昨天是怎麼回事？脾氣幹麼這樣大！

維德 （看牛）

麗珠 ……（不語）

維德 柳小姐年紀，是一時，唔一時的……

麗珠 駱委員，他不會見怪吧，真是。

維德 沒有關係，好在大家都是自己人！

大王 （正色地拿出一張支票來）柳小姐……

麗珠 (變色) 牛大爺你……

大王 (送上) 這是一張三千元的支票，駱委員說……

麗珠 牛大爺，這是什麼意思？

維德 唔，駱委員說，現在百靈廟那邊打仗，他今後恐怕要忙起來了。

大王 (放下) 他說今後恐怕不能每個禮拜六到上海來看你柳小姐了。

麗珠 牛大爺，我們平時玩兒得挺熟的，我想有話不妨明白地說。

大王 請你先收了這支票！

麗珠 請你先說明白了！

大王 唔……

維德 牛大王，既是駱委員請你轉達他的意思，我想你不妨代他說了，反正柳小姐也是

明白人。

大王 呃，駱委員的意思很簡單，他就說今後不能常常來看你。

維德 這意思就是說，說不定什麼時候……唔，而且他說今後……

麗珠 好了，謝謝兩位的好意。

維德 不，我們是毫無關係！這全是駱委員的意思！

麗珠 那末請你們把這支票帶回給他，也謝謝他！

大王 不，柳小姐，他只托我們轉達他的意思，並沒有要我們把支票帶回去。

麗珠 那末，牛大爺，算我請你帶給他的行不行？

維德 唔，牛大王，不是還有一張麼？那末……

大王 （又拿出一張）這是兩千塊錢的一張，駱委員說另外給柳小姐……

麗珠 （把兩張支票拿在一道撕了，投在火爐裏。）哈哈！

大王 唔，你這是什麼意思？

麗珠 沒有什麼意思，鬧着玩兒的。

維德 噢，這不是跟我們開玩笑麼？

大王 麗珠……

麗珠 駱委員的意思我不明白！

大王 你要怎麼樣？

麗珠 我要跟駱委員當面談一談！

維德 駱委員已經走了，乘飛快車回南京去了。

麗珠 今天是禮拜天，我知道，而且從佩佩的臉上，我也看得出來的。

大王 麗珠，放明白點兒，可以下場就算了！要知道這大家不過是逢場作戲的事情，別那

麼小題大做的，說笑話，我牛大王不是吹牛，我當旅長師長的時候……

麗珠 哼，駱浩川是南京的委員，他要的是名譽跟地位！

維德 麗珠，你真想把這事情鬧開去麼？

麗珠 我得跟他當面談一談，再看情形。

大王 那末老齊，我們走吧，看誰鬧得過誰！

維德 真是何苦呢！麗珠！以後在交際場中大家還是要見面的！

麗珠 是的，看駱浩川今後還要不要見人！

維德 這倒沒有關係，越是大亨越不在乎這些兒女小事，那一個大人物沒有這麼幾樁
羅曼史，沒有幾件風流案子別說像這樣的關係，就是名媒正娶的還不是一張支票，
要離就離了！

（趙松韻進來）

（各人對看）

（松韻上樓去）

維德 麗珠，要是數目方面你覺得還太少的話，那末大家可以商量。

麗珠 請你們明白，我爭的不是錢的數目多少，我要爭一口氣！

維德 你要爭意氣，那我們就很難說了！

大王 麗珠你再想想吧！不過我最後勸你，你要真的發什麼傳單或者登報，請律師的話，

那恐怕……

維德 恐怕大家沒有好處！

麗珠 我不要什麼好處！我只要親自見一見駱委員！

維德 那末你可別怪怨我們了，駱委員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大王 上海灘上的情形，你也不是不知道；別鬧呀鬧的，鬧得自己不明白自己是怎麼死的！

麗珠 死，我不怕，別嚇唬我！

大王 好，你等着瞧吧！

維德 再見！

(二人下)

(麗珠拭淚)

(趙韻上)

松韻 柳小姐怎麼了？

麗珠 趙先生（拭淚）

松韻 方才這兩個人是誰？中間有一個人姓……

麗珠 一個姓齊，一個姓牛。

松韻 姓牛？

麗珠 趙先生認識他麼？

松韻 （搖頭）怎麼了，他們跟你說了別甚麼？柳小姐，我早就跟你講過了，這些事情最好

是看得開點，年青人難免……

麗珠 趙先生，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松韻 什麼事，你知道我是個老落伍，你們年青人的新花樣，我是鬧不清楚的。

麗珠 我認識一個南京的委員，一向對我很好，可是近來他變了心，另外愛上了別人了。

他氣我，侮辱我，恐嚇我！簡直的不當我人……

松韻 那末你打算怎麼樣呢？

麗珠 我打算發冤單，或者找新聞記者登報紙……

松韻 這沒有用！

麗珠 爲什麼？

松韻 他要是個闊人的話，他有法子更正說這是你造謠。比如說你是敲他的竹槓。這樣

反而鬧得你自己身名狼藉！

麗珠 那末找個律師跟他打官司，控告他！

松韻 也一樣的，你有法子控告，他也有法子對付的！

麗珠 那末花錢找一幫流氓……

松韻 你的錢是不是比他還多呢？

麗珠 趙先生，你也是女人，女人是了解女人的心情的……趙太太，難道我就讓他這樣

算了麼？

松韻 柳小姐，我是很同情你的。不過，你不是說你僅僅認識那個委員麼？至多也不過是

……唉！柳小姐，這就很難說了，這樣的社會裏，既然允許有例外的事情存在，也只能用例外的態度應付了。所以開始我就勸告過你了，年青人是難免……

麗珠（自愧而又不甘心）不，趙先生，我不能這樣太便宜了他，他們太欺負人了！我死也要跟他拚一拚！

松韻 嘿！柳小姐，這樣的事情，也值得用死來拚麼！

麗珠 唉！他們簡直氣得我走頭無路了！

松韻 這有什麼關係呢，換條路走走，那不是就重新做個人麼？……唔，年青人，可走的路是很多的！比如……

（卓如突然來）

卓如 媽！

松韻 你那兒去了來？

卓如 我……（顯然又是不高興的樣子）

（柳麗珠看卓如，有了主意地出）

松韻 怎麼又是這樣沒精打采的樣子？卓如，你年紀青青的，幹麼老是這樣……媽不是常跟你說麼？你媽從來是樂觀的，從來不悲觀，不消極！從來……

卓如 媽，我沒有什麼。

松韻 上禮拜跟你說的，放了寒假，到內地去讀書，你的意思究竟怎麼樣？你姊姊說你告訴過她，你不願意離開上海……

卓如 上海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只有內地到上海來學，那有上海往內地去學的。

松韻 換個地方讀書，換換生活，不也很有意義麼？

卓如 媽，我懂得你的意思。

松韻 懂得就好了。卓如，你知道媽對你的希望是很高的，媽希望你將來……

卓如 媽，我知道。

松韻 知道了就該實行呀！

卓如 實行要從理論出發的，我現在正研究着理論呢！沒有理論的實踐會變成盲動，空有理論而不實踐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

松韻 你講到那兒去了？那來這些新名詞兒！

卓如 我這是……

松韻 我看讀書還是到蘇州杭州這些地方去的好，你再考慮考慮，你決定了媽好給你準備（下）

卓如 阿媽。

（阿媽上）

阿媽 少爺。

卓如 你去請陳小姐下來。

阿媽 她要搬走了！

卓如 要去了，走到那兒去？

阿媽 說是不住公寓，去住大洋房了！

卓如 搬走？怎麼從來不曾提起過？

阿媽 東西都齊好了！

卓如 (揮手) 你去請她來，說我……快……

阿媽 是(走了)又回來開了火爐門(看一看)

卓如 叫你快去，你幹麼……

阿媽 這就去了。(走)

卓如 阿媽。

阿媽 (站住)……

卓如 ……你悄悄地對她說……

阿媽 知道了，別讓人家聽見是不是？

卓如 去，快去！（揮手）

阿媽 （笑下）……

（卓如用力思索作準備，聽見有聲音時，連忙整襟危坐。）

（進來的是麗珠。）

卓如 呵！蜜司柳！

麗珠 對不起，你在等佩佩是不是？

卓如 唔，唔，不！

麗珠 卓如先生，你跟佩佩，什麼時候請我們喝喜酒呢？

卓如 蜜司柳，這得看佩佩決定。

麗珠 聽說佩佩跟你租了洋房，打起公館來了，那末你們結婚的日子，想是已經定了，恭

喜！
恭喜！

卓如 不，還早哩！

麗珠 呀！還太早，恐怕遲了吧！她不是要搬走了麼？

卓如 蜜司柳，我正想問你，佩佩爲什麼要搬出去住？

麗珠 你真的不知道？

卓如 是不是因爲我？

麗珠 對了，是因爲你……

卓如 那末說……

麗珠 因爲你會妨害她愛駱委員！

卓如 什麼？蜜司柳，你別開玩笑，誰不知道駱委員是你的好朋友！

麗珠 卓如，我知道佩佩是你的愛人，所以我事先聲明！

卓如 你的意思……

麗珠 我要跟佩佩拚命！

卓如 你瘋了，你跟佩佩……

麗珠 是的，我瘋了！自己心愛的人，被人家搶走，要不發瘋，那除非是傻瓜，不懂愛情的傻瓜！

卓如 這意思，我明白。

麗珠 明白了，那就更痛苦了！卓如，我懊悔了，不該心直口快的告訴你，增加你的痛苦！

卓如 那末，蜜司柳事情既是這樣，我們是在一條線上了！我們不妨商量商量，想個我兩全的辦法！

麗珠 不過，小弟弟，恐怕還沒有這勇氣吧！（加重）可是也難說，一個男子漢，大丈夫，總有法子會攔得住自己心愛的人，不讓他投到情敵的懷裏去的！（翩然下）

（陳佩佩哼着歌的音調上。）

卓如 佩佩！

佩佩 呵，我以爲是誰呢？原來是小弟弟！

卓如 佩佩，我不是不許你叫我小弟弟麼？

佩佩 呵！我倒忘了，該叫你什麼呀？

卓如 在人面前叫我的名字，沒有人的時候，你高興就叫我立德兒達令！

佩佩 可是，我今天偏要叫你小弟弟，多叫幾聲小弟弟，小弟弟小弟弟！

卓如 佩佩，我要生氣了！

佩佩 小弟弟，可別生氣，佩佩姊姊走了以後，你生了氣，可就沒有人騙你了！

卓如 佩佩，你爲什麼騙我？

佩佩 得了，你有什麼話快說吧，我忙得很，你知道我在收拾東西。

卓如 佩佩，你真的要走麼？

佩佩 你不信，就一會兒你可以在門口送我上車。

卓如 那末今後……

佩佩 什麼今後？

卓如 因為我們過去……

佩佩 過去怎麼樣？

卓如 呃！佩佩，你不能這樣！

佩佩 唔？

卓如 我們的關係……

佩佩 我不懂你的話。

卓如 佩佩，你別狡滑，柳麗珠全告訴我了！

佩佩 得，全告訴了你，還不就完了。省得我自己告訴你！

卓如 佩佩……

佩佩 我沒有功夫跟你「摩鼓」！我得走了！

卓如 （取出那方手絹來）這是你的……

佩佩 （把手裏的也扔給他）再給你一塊好不好？阿媽那兒有我好些個憐的……

卓如 佩佩！

佩佩 ……

卓如 你不能對我這樣！

佩佩 ……

卓如 你說的話，佩佩，你在電影院，在跳舞場裏對我說的話，你全都忘記了麼？

佩佩 我沒有忘記。

卓如 佩佩，我愛你，我向你求婚。佩佩！

佩佩 小弟弟，太遲了！

卓如 太遲了！佩佩！你不是常常說還早麼？現在怎麼又說太遲了呢！

佩佩 (看手表，走)

卓如 佩佩，你上那兒去？

佩佩 我去找你姊姊。

卓如 不，這是我們的最後關頭，你不答應我，我就……

佩佩 你就怎麼樣？

卓如 我就不放你走！

佩佩 唉！小弟弟的事情真麻煩！

卓如 佩佩，戀愛這不是鬧着玩兒的！你要不答應我，我就跟你去。

佩佩 跟我到那裏去？

卓如 噯，跟你去找駱委員！我要跟他決鬥，他是我的情敵！

佩佩 (無可奈何地)

卓如 佩佩，那末你答應我，別搬走！

佩佩 ……

卓如 你答應我一個字，OK！我們寒假裏一同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

佩佩 可凍死我了！

卓如 我們踏着雪上孤山去看梅花，回到放鶴亭下面來溜冰。佩佩，你不是挺愛溜冰麼？

我們就這樣手挽着手的溜呀溜呀……（往一邊作溜冰狀）

佩佩 （往另一邊溜走）

卓如 佩佩！

（冠英上）

冠英 弟弟。

佩佩 冠英，你可來了，卓如正在跟我鬧着玩兒呢！（急下）

冠英 弟弟

卓如 請你告訴媽，我寒假以後，決定到杭州……

冠英 決定到杭州去讀書麼？

卓如 唔，不，我還沒有決定！

冠英 真是小孩子，（整理她的畫）媽叫你上樓去，有話跟你說。

卓如 (下)

(阿媽提箱子等過下)

(陳佩佩提著西裝匣子上)

(黃蕙芳代她提着一個小箱子跟着)

(趙松韻也笑嘻嘻的跟在後面)

佩佩 冠英，再會了！

冠英 再會(握手)

佩佩 (與趙松韻握手)再會。

(阿媽回進來)

阿媽 陳小姐汽車在門口了。

佩佩 是黑牌子的麼？

阿媽 是黑牌子的沃，沃……

蕙芳 沃司丁。

阿媽 是，是！

蕙芳 把這箱子送上車去！

阿媽 黃小姐，讓車夫來拿吧，門，門外面……

蕙芳 你那個酒鬼又守在門口了麼？

阿媽 這死鬼，真是丟人……

佩佩 呵，阿媽，我的手皮包忘掉在房間裏了，你快去給我拿來！

阿媽 是……（人）

蕙芳 佩佩，上車吧。

松韻 外面冷，還是在這兒等等手皮包吧！

佩佩 冠英，等我租了房子請過去玩呵！

冠英 好的，你也請到這兒來玩，

松韻 恐怕那時候，陳小姐住了大洋房，不會再想到我們這小公寓了。哈哈！

卓如 (突然奔上) 不，不好了，媽，不好了！

大家 什麼事？

卓如 蜜司柳柳麗珠，自自殺了！(做手勢) 喝了一瓶子……快斷氣了！

大家 呀！(呆住了)

(阿媽上)

佩佩 (急從阿媽手中拿過皮包，忽忽下) 再會！

卓如 佩佩！

松韻 卓如，快去打電話叫救護車，送醫院！

(大家匆匆地入)

卓如 (在後台打電話)……喂喂……來一輛急救車子……救護車……有人自殺了！
 滬女子公寓……大滬女子公寓……

阿媽 死！我那個洒鬼怎麼不死！

(門外汽車開動聲)

(齊維德來)

阿媽 你找誰

維德 找冠英小姐！

阿媽 先生，你來得不巧，這兒死了人了！

(門外救護車鈴聲)

——幕急下——

人：

第四幕

齊維德	趙冠英	趙松韻	柳鋼珠	黃蕙芳	卓如	沙霞	阿媽
-----	-----	-----	-----	-----	----	----	----

牛大王

時：

前幕後兩週間

景：

同前。

幕：

沙霞哼着歌——「再會吧，南洋。」把很多信件之類一邊撕，一邊往火爐里投。有時候，也看看回想回想。

阿媽自外入。

阿媽 沙小姐火爐滅了麼？

沙霞 沒有

阿媽 那末，你……

沙霞 這些信沒有用了，留着討厭……

阿媽 沙小姐，你在這兒住得挺好的，幹麼要搬走呢？

沙霞 不是搬走，我是離開上海了。

阿媽 呵，對了，聽我們太太說：您是到一個老遠老遠的地方去。

沙霞 聽說你那酒鬼死了。

阿媽 死咯，凍死咯！

沙霞 真可憐。

阿媽 還沒有埋掉呢！沙小姐，這酒鬼活着丟人，死了也丟人。罵人話道：生來帶一根臍帶，死時一條袴帶；光着身子來，光着身子去，可罵着他了！

沙霞 還得你化錢是不是？

阿媽 是呀，不管他活着對我怎麼樣，總算是一輩子的夫妻呀。沙小姐，你說是不是呢？

以我還得給他買一口棺材。

沙霞 你們小姐還沒有回來麼？

阿媽 還沒有，太太着急得什麼似的呢。沙小姐變了，我們這公寓裏又變了！

沙霞 什麼變了？

阿媽 瞧，你要走了，柳小姐自殺了，陳小姐去當了什麼官太太，沙小姐你看她這官太太能當得長麼？我看是靠不住的！

沙霞 這很難說。

阿媽 我們太太近來也不像先前那樣高興了，變了，連小姐也變了！

沙霞 不是又搬進來幾位新房客了麼？

阿媽 誰知道又會變出些什麼新花樣來！這麼變來變去的，就忙壞了我！

(卓如上。)

卓如 沙霞，聽說你要走，是不是？

沙霞 是的。你怎麼知道？

卓如 聽見我一位同學說的，阿媽，小姐呢？

阿媽 少爺你還不知道，小姐不見了！

卓如 瞎說，小姐怎麼會不見了，她又不是小孩子。

阿媽 少爺你不信，去問問太太，太太正生着氣呢！

卓如 沙霞，是真的麼？

沙霞 問問黃蕙芳，應該是知道的。

阿媽 黃小姐在柳小姐屋里，柳小姐今天從醫院裏回來了。

卓如 見鬼，自殺自殺的，只喝了半瓶子火酒，那兒就會死呢！

沙霞 我就知道，像柳麗珠這樣的人，那兒真的會自殺呢，她就根本不捨得死！

卓如 柳麗珠的自殺是一種手段，只是嚇唬嚇唬人的手段！

阿媽 那天可把我嚇壞了！（下）

卓如 沙霞，你什麼時候走？

沙霞 今午十二點鐘的火車。(看表)還有一個半鐘頭。

卓如 多少人一同走？

沙霞 有好幾個人的。

卓如 淑霞我也去。

沙霞 你也去？

卓如 我也去。我那位同學——他決定跟你們一道去，他說那是我們青年人應該去的地方！

沙霞 你知道我是到那兒去麼？

卓如 我知道。

沙霞 那是個老遠老遠的很苦的地方呀！去是準備吃苦的……

卓如 你以爲我不能吃苦麼？這不成問題。沙霞，你別看我們目前的生活還不錯，其實，我從小就吃慣了苦的。(回憶地)從小就沒有了父親，母親姊姊和我三個人是從苦痛

中間生長起來的。

沙霞 這我也知道一點。喂，你是不是因為失戀了，所以……

卓如 不是，沙霞，我覺悟了。我把這事情，很坦白的跟同學們商量過，據大家的估計，陳佩就根本沒有愛我！

沙霞 那末你呢？

卓如 我厭惡我現在所過的生活，我相信你所去的那地方，是我們青年人應該去的地方。那樣的生活，才是我們青年人應該過的生活，所以我決心跟你一道去。

沙霞 可是，那地方也不是誰都可以去的。

卓如 這我也知道，我悔恨我不會早點懂得我媽的意思，換句話說，不了解我媽！

沙霞 你現在所了解的她是怎麼樣的？

卓如 近來我才漸漸的知道她爲了我和我姊姊很痛苦！

沙霞 那末，你這樣離開她，她不是會更痛苦麼？

卓如 不會的，我相信我媽不會……

沙霞 (笑)……

卓如 沙霞，我希望你了解我。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訴你，自從我了解了我媽的痛苦之後，我就想法子到書本上去找她痛苦的原因了，這時候，我認識了你也認識了幾位像你一樣同學。

沙霞 同時，也愛上了陳佩佩！

卓如 陳佩佩這是偶然的，我媽說得對，這是環境的關係，所以她要我到內地去。

沙霞 她是要你到內地去讀書不是要你到內地去……

卓如 沙霞，你看不起我？

沙霞 不，我那裏配看不起你呢？

卓如 我覺得你不應該像陳佩佩她們一樣的當我是小弟弟！

沙霞 我看這公寓裏，也可以說是你們的家裏，近來好像是有點什麼問題。

卓如 你是說柳麗珠自殺這樣的事情？

沙霞 不是。

卓如 你是說我姊姊……

沙霞 也不是。

卓如 那末是什麼呢？

沙霞 總之，我覺得你母親近來好像很煩悶！自從柳麗珠自殺那天起，她就變了，和從前

大不相同了！

卓如 不，我媽她是從來不悲觀的。可是我和陳佩佩這事情，她却有點兒失望！

沙霞 那末，你應該好好兒安慰安慰她呀！

卓如 沙霞，講我個人的問題吧，我一定跟你去！

沙霞 這唔（有難色）……

卓如 （失望地）不成麼？

沙霞 這，我還是不能答覆你

卓如 沙霞，請你明白，我厭你，不是愛你，不是追求你！

沙霞 這我知道。

卓如 我是追求生活，追求一種青年人的理想的生活。

沙霞 我倒覺得生活在那兒都一樣，主要的還看我們怎麼樣的去生活。

卓如 那末，你看我應該怎麼樣……

(麗珠和黃蕙芳上)

沙霞 好，那末再談吧！

(卓如入)

沙霞 麗珠，你瘦了點兒了。

黃芳 說是因爲灌了腸子，醫生三天沒許吃飯呢！

沙霞 恭喜恭喜，現在可好了！

麗珠 唉！全是佩佩氣我的！

董芳 麗珠，你真是好人，也真傻。她越是氣你，你越是應該跟她拚呀！幹麼這樣糟蹋自己呢，你這樣的犧牲值得麼？

沙霞 真的，幹麼要尋死呢？

麗珠 你們不知道當時陳佩佩那樣的氣我，齊維德和牛大王又恐駭我，威逼我！我想走的路，多被他們攔住了，真把我弄得沒有辦法，一時……

沙霞 現在呢？

麗珠 哼，現在，我可不怕他們了！

沙霞 那末，你打算……

董芳 這樣一來，麗珠可好了，麗珠有了新的發現，自然更可以跟他們拚了！

沙霞 呵，有了新的發現！是在醫院裏，又有了新的羅曼司……

董芳 麗珠有喜了。

沙霞 有喜

薰芳 她肚子裏有兩個月的……(笑)

沙霞 是麼，那倒真是新發現！

麗珠 是醫生檢查出來的，我自己事前還不知道呢！

薰芳 這樣一來，還怕駱委員不那個麼？

沙霞 呵！

麗珠 這一下子，看我便宜得了他們！

薰芳 對了，麗珠，你可得好好兒的找人幫幫忙，大大地幹一下子！麗珠你還不知道呢，從

你自殺的消息傳出去之後，小報上跟着就登載了出來！麗珠，這一下子，你出名了！

麗珠 我還沒告訴你們呢！醫院的頭等房間里，住着一位關人在養病，他看見了小報上

我的消息，就跟看護小姐談起來了。說是很同情我，願意幫我的忙，打抱不平呢！

薰芳 是嗎？這人可真是一個好人！

沙霞 是呀，我一猜就猜到你在醫院里又有了新的……

麗珠 看護小姐把這話告訴我，我說謝謝他！第二天他就托看護小姐帶了一封信給我，

問我肯不肯跟他做個朋友。

蕙芳 你呢？

麗珠 我在醫院里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現在想想，還是不該拒絕這樣的朋友，也許他真的會幫我忙，跟路浩川拚一下的。

蕙芳 對了，你應該跟他交際交際，一個人交際廣總是不吃虧的！

麗珠 我去打個電話給他試試看。

蕙芳 對了，先打個電話！

（麗珠入）

蕙芳 沙霞，冠英還沒回來麼？

沙霞 沒有，你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麼？

董芳 冠英跟齊維德這事情你不知道。

沙霞 怎麼樣？

董芳 自從冠英開過個人作品展覽會之後，齊維德拚命的捧她，追求她，兩個人可打得

火熱了！

沙霞 那末昨晚出去了至今還沒回來，會不會是……

董芳 我想多半是齊維德……

沙霞 這她母親知道了可要氣壞了！

（松韻來）

松韻 黃小姐，你那位何先生又來了電話，你快去接吧。嘿，你們兩個人的感情可真好！

董芳 好，我接了電話再來談。（下）

松韻 今天一定步履。

沙霞 是趁十二點鐘的火車。

松韻 沙霞，我很想跟你談談。

沙霞 我也這麼想，住在這兒的時候，多承趙先生，你當我是自己的女兒一樣看待，學生一樣的指導。現在要分別了，覺得有不少的話，想對您說呢！

松韻 我常常這樣想：在這些人裏面，只有你是可以談談的，你比誰都了解我。沙霞，我想說你好像是我的女兒，冠英能夠像你就好了。唔，我那麼的希望着她，可是她居然……

……

沙霞 她也許是在那個同學家裏玩兒，昨兒晚上到今早此刻時候，外面一直下着大雪。

松韻 沙霞，你真的也一點不知道冠英近來的情形麼？

沙霞 自從開過個人作品展覽會之後，她好像很興奮。

松韻 是呀，她開了這一個展覽會，得了很大的成功，各方面的批評都很好，我正高興着呢，誰知道她……

沙霞 聽說近來有一位齊維德先生和她很要好。

松韻 什麼？齊維德？沙霞，你怎麼早不告訴我？

沙霞 我也是方才知道的，而且我根本不大熟悉齊維德是怎麼樣的人。

松韻 唔，這是我的錯，不該開這個女子公寓，讓冠英有機會跟這些無聊的女人在一道。學時髦沙霞，我是想經營點事業，爲女人們爭點氣的。我在閩北開過工廠，給一二八的炮火燬了。我又開過婦女生產合作社，也失敗了。在試驗過幾件事業之後，我才決定開這個女子公寓，讓婦女們有個高尚的生活場所。那裏知道，自己的女兒，倒在這中間學壞了！

沙霞 我看冠英小姐還年青。

松韻 唉！想不到這孩子也走了我一樣的路。

沙霞 你是說……難道冠英……

松韻 沙霞，你要走了，今天冠英又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心上很難過，讓我告訴了你罷。
當我在中學校的時候，我也像冠英一樣的少年成名，成了本校的所謂校花，本城的

交際明星，許多出風頭的事業我都做過了。就這樣被一個軍閥，就是我告訴過你的那個軍閥，用卑鄙的手段摧殘了！後來，他又用同樣的手段，對付別的女人，可是我不答應，跟他吵鬧。他非但不理我，而且命令他的衛兵，黑夜裏來暗殺我！我得了信，帶着冠英和卓如這兩個孩子逃了出來，後來，弄了點錢，到日本去住了幾年。就在這種悲憤困難的生活裏面，得了胃病，也撫養大了這兩個孩子！

沙霞 你說過那個人已經死了！

松韻 從前聽說是打內戰打死了。可是近來又好像他還活着似的！

沙霞 怎麼，還活着，沒有死？

松韻 沙霞，這樣的心情，不是你們年青人所能了解的。這樣的事情，我只當他是一個夢！

我除了胃痛偶然發恨想起來之外，平時是不願意回想的。我要在我的事業裏面忘掉他，我想在冠英和卓如的成功裏面忘掉他！可是偏偏卓如不長進，他居然和陳佩佩這樣的女人戀愛了！冠英呢，也會被齊維德這種人……唔，這是，這是……

沙霞 趙先生，這是社會不好，這是社會環境太壞了！

松韻 沙霞，你知道我是從來不悲觀不消極的。可是近來，自從柳麗珠自殺這兩禮拜來，我覺得好像我是老了！

沙霞 不，趙先生，你的精神，你的奮鬥精神，跟我們年青人一樣年青的！

松韻 我看着你們年青人，尤其是像你這樣積極有爲的青年，我覺得我是老了！

沙霞 是你的心緒不大好，胃病又常常發，再加上陳佩佩柳麗珠這些無謂的事情，攪擾了你，所以有點煩悶。

松韻 是的，這兩禮拜來，我是被一個問題擾亂了我安靜的情緒。今天冠英到此刻還不回來，把我十九年來悶在心裏的事情，像死了的火山一樣的又燃燒爆發起來了！

沙霞 趙先生！

松韻 冠英是從來沒有這樣一夜不回來的。可是今天！

（門外汽車聲）

沙霞 聽，冠英回來了！

（汽車再叫。）

（黃蕙芳打扮得更漂亮從內出。）

蕙芳 嗨！OK了！

沙霞 什麼OK了！

蕙芳 我的職業決定了！

沙霞 是當電影明星，還是什麼？

蕙芳 方才老何打電話來，說中華影片公司的經理約我去……

沙霞 呵，阿媽！阿媽！

蕙芳 你叫她幹麼？她死了丈夫，正在那兒傷心呢！

沙霞 我想應該叫阿媽給你雇一輛黑牌子的汽車。

蕙芳 我方才聽完電話，就打電話雇好車子了。（門外汽車又叫）呵，我這就去。沙霞，你要到

老遠的地方去了，將來，將來……

沙霞 將來在銀幕上見吧！祝你成功！（握手送她下）

沙霞 （在門口）呵！冠英！你可回來了！

冠英 （滿身雪花，是疲乏是羞怯地上）媽！

松韻 唔！

沙霞 趙先生，我進去收拾東西去了。

冠英 沙霞，你今天就走麼？

沙霞 是的，希望以後多通通信。

冠英 我幫你收拾東西去？

沙霞 謝謝你，不必了。

冠英 我跟你去談談……（跟走）

松韻 冠英！

冠英 媽！

松韻 你別走！

沙茵 冠英，我臨走之前再來跟你談談吧。（入）

冠英 （走近去）媽，你胃痛，好了點兒麼？

松韻 唔，我有點心痛！

冠英 （難受地不語）……

松韻 冠英，你……

冠英 媽，我昨晚在一個朋友那兒玩遲了，所以……

松韻 誰那裏？

冠英 一個朋友。

松韻 是麼？

冠英 媽，我從來沒說過謊。

松韻 可是今天……冠英，你沒有父親是不是？

冠英 媽，你不是從來不願意提起父親的麼？

松韻 媽只有你和弟弟兩個孩子是不是！

冠英 我不明白媽說這話的意思！

松韻 你現在應該是用功的時候，還不是可以交際的時候。

冠英 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松韻 柳麗塚陳佩佩這些人交際的結果，你應該是看見過了。跟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

冠英 我覺得男人不全是要不得，交際也不全是不正當的。

松韻 冠英，你忘了媽的苦心，你忘了我們從日本回來之後，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了。你忘了媽爲了你和你弟弟，是怎麼樣和惡劣的生活環境奮鬥過來，方才把你們兩個撫養長大教育起來的了。

冠英 我沒有忘記過。

松韻 可是，你，你已經忘記了你媽了！

冠英 媽！

松韻 你方才是在那裏的？跟誰在一起？

冠英 不是告訴你了麼？

松韻 哼，你別含糊，你還想騙我麼？

冠英 （不語）

松韻 孩子，我平時是怎樣對你們說的。因為你們沒有父親，在這樣的社會上做人和做事情都不容易！你母親又偏偏不願意不聲不響的做個平凡人，又偏偏希望她的子女，能夠在社會上做點事業，讓人家也看看沒有了父親的子女，在母親的努力之下，也可以出人頭地。可是人家也就拿着歧視的眼光來看我們了！小報流言，不斷的在中傷我們，巴不得我們出點什麼事情，好讓他們有好材料。可是，我就從來不含糊，從

來不讓他們有這樣的機會。偏偏你弟弟跟陳佩佩胡鬧一下子還不算，你也居然和齊維德這樣的人……

冠英 媽！

松韻 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十九年來的苦心，今天一旦全完了！冠英，你今天給媽的，痛苦實在太大了！

冠英 媽。（哭）

松韻 想不到你會被柳麗珠陳佩佩這些人同化了！你竟跟着她們同流合污！

冠英 媽，我知道了！我向你懺悔！（倒在母親懷里）

松韻 昨晚是怎麼回事！

冠英 齊維德本來是柳麗珠她們的朋友，我是偶然認識的。認識之後，他就常常約了他的朋友，跟我談論圖畫美術這些問題。昨天他……

松韻 昨天他怎麼樣？

冠英 我本來是挺小心的提防着他的，可是昨天他請我吃晚飯，他的幾位朋友把我灌醉了酒，就……

松韻 把你灌醉了酒？

冠英 就把我扶上汽車，說是送我回來。可是在我迷迷糊糊的時候，又把我從汽車上扶到他開好的旅館房間裏去了！

松韻 唉！錯誤的造成，往往是這樣的，這是我們女人的弱點，一失足成千古恨！

冠英 媽，沒有，我沒有！

松韻 孩子，紉了，媽的心……

冠英 媽，實在沒有，我一進旅館，吐了一陣子，馬上就清醒過來了。一看齊維德的樣子不對，我就沒命的逃，逃了出來！

松韻 逃？

冠英 逃出了旅館，我跳上了一輛洋車，在大雪底下，不問東南西北地由車夫瞎拉，走過

我的同學古琴音住的弄堂口，我跳下車子進去了。哭了一陣子，就睡着在古琴音床上！

松韻 是真的？

冠英 媽，你不信，你此刻可以去打聽古琴音的媽還以為我發神經病呢！

松韻 那末你方才爲什麼不直說？

冠英 我怕你傷心，我想這好在沒有……

(卓如上)

卓如 姊姊回來了！昨天那兒去了？

冠英 (羞怯不語)

卓如 媽，怎麼……

松韻 沒有什麼。

卓如 我看近來我們大家有點變了，我想這也許是因爲我們沒有父親的關係，所以，媽

跟姊姊都……

冠英 (止之) 弟弟!

松韻 唔，卓如說得對，這也許全是因為你們沒有父親的關係!

冠英 弟弟，媽不是不願意提到父親的麼? 你瘋了!

松韻 我知道，我錯了! 我不應該不早跟你們說清楚。

卓如 媽，你要說什麼?

松韻 好，今天說說清楚也好，這兩個禮拜來，我好像有個東西逼住我說出來……唔……

……冠英你應該還有點記得的，你今年二十二，那時候，你是四歲……

(沙霞提著點簡單行李上)

卓如 就走了麼?

沙霞 再會了，趙先生，希望你多多通信指導我!

松韻 怎麼行李這樣簡單，外面還在下大雪呢!

沙霞 這是萬里投荒呀！

松韻 好，沙霞，萬里投荒，祝你成功了凱旋回來！（握手）

沙霞 （與冠英握手）冠英，你……（看松韻）

松韻 還好，沙霞，沒有什麼！

沙霞 呵，沒有什麼，這就好了！冠英妹妹，我有很多的話，想對你說的，可惜時間不允許了，我們通信吧。（握卓如）弟弟，你好好兒安慰安慰媽！

卓如 （不語）……

松韻 你英勇地努力前進吧！但願冠英和卓如今後不會使你失望！

沙霞 我回到上海的時候，一定馬上就來看你們！真的，我從小就沒有家，我從小是流浪慣了的孩子，這兒就是我自己的家了！但願在我回來的時候，從小的方面說，這兒已經實現了您的理想，這兒變成了婦女們高尚的生活場所！從大的方面說，我們國家民族，換了一個樣子，實現了我們理想的社會環境好，讓我們在成功的快樂中間再

見吧！

松韻 慢着，沙霞，我想送點東西給你做個紀念！

沙霞 不必了，趙先生，你對我說的話，你的奮鬥經過，就是我最好的紀念品了！

冠英 沙霞，我送你上火車站。

沙霞 不，你陪着媽談談吧，我是流浪慣了的孩子……

冠英 那末你的通訊處？

沙霞 我已經留給卓如了。好，再見！

大家 再見！

（母女依依不捨地送沙霞出）

（卓如跟着走，又突然留在室內）

（門外大風雪聲）

（母女同進來，身上有雪花，冠英正用手絹擦眼睛）

(三個人黯然相視)

(沉默一下)

卓如 媽，你方才說……

松韻 不，我想說了於你們沒有好處，也許，反而徒然會引起大家的煩惱的……唉！我的

胃病！

冠英 你進去歇了吧！(去扶她)

松韻 (走又立定)冠英，卓如，你們想不想出去旅行一次？

卓如 怎麼媽想起旅行來了！

松韻 唔，我想我們三個人出去旅行一次吧，趁現在你們兩個學校裏放着寒假。

冠英 好，等天晴了再說吧！(扶媽入)

卓如 (沉思，獨語。)旅行……沙霞，老遠老遠的地方……

阿媽 (突入)少爺，柳小姐沒有在這兒麼？

卓如 你看呀！

阿媽 一位先生來看她了。(入內)

卓如 又是一個什麼東西！

(齊維德來)

(兩人對看一忽兒)

(卓如入內)

維德 什麼？男人也可以進裏面去麼？女子公寓男人也可以進去，這還成什麼女子公寓？

(柳麗珠來)

維德 哈囉，柳小姐，辛苦辛苦！

麗珠 齊先生是你那末我想是阿媽叫錯了人了！

維德 沒有錯，一點也不錯。

麗珠 我想你是來看冠英小姐的。

維德 不，我是專程來拜訪你的，柳小姐，你清瘦了一點兒，這樣也就更漂亮了！

麗珠 請坐，齊先生。（抽烟）想不到還會看得見齊先生！

維德 牛大王沒有來過吧？

麗珠 怎麼？他說了要來麼？

維德 要來的，我爲了要關照你幾句話，所以趕在他頭里先來了。

麗珠 齊先生很忙呵！

維德 麗珠，上一次的事情……

麗珠 齊先生是說那一次呀？

維德 呵，啫，就是那個禮拜六，駱委員約佩佩去了，沒有通知你那一次。柳小姐，不是我自

己辯護，那全是牛大王鬧的花樣。我是老早就托佩佩轉告你了，牛大王一向說你有

點驕傲，所以那一次他慫恿駱委員……

麗珠 得了，齊先生，過去的事情還提他幹麼！

維德 唔，是的，說我此刻來的目的吧，前一次，就是我跟牛大王送支票到這兒來的那一次，我的態度你是知道的。就是那次沒有結果回去，牛大王在駱委員面前，交不了賬，他就說我的壞話了，在駱浩川面前，說是我和你接好了頭，搗他的鬼，弄得你把支票撕了！

麗珠 駱浩川相信麼？

維德 他自然相信了。麗珠，這也不能說全是冤枉，那次就是在這兒，我有意幫你的忙，有點拆牛大王的台，也是真情，你當然也看出來的了。

麗珠 真是謝謝你，齊先生！

維德 （得意地）這次你進醫院的事情，幾張小報上已經完全登出來了。你看見麼？

麗珠 我在醫院就知道了，一個沒有病的病人看見了告訴看護，看護又告訴我的。

維德 現在你條件不妨提得很高，態度越強硬越好。鬧翻了斤頭講不成，讓牛大王儘管捶壁，這樣一來……

麗珠 那不是叫齊先生跟牛大王更爲難麼？

維德 你聽我說呀，牛大王撞了壁，同時我再在旁邊放點風聲，這樣一來，駱浩川覺得牛大王沒有用，這點兒小事情也辦不了，一定要另外找人來跟你談判了，那就非我不成！這樣一來，事情交給我辦，我包你滿意！

麗珠 嗯，齊先生打算……

維德 你先講講你的條件看。

麗珠 我想至少要五萬！

維德 五萬這太多了吧！麗珠，你不知道，駱浩川的意思打底一萬塊錢，多一個也不成！而且這一萬塊錢牛大王還不會全給你的。要是經我的手，那末，我可以叫駱浩川非拿出倍一倍，兩萬來不行！

麗珠 唔。

維德 麗珠，可不少了吧！你聽我說，你要是依我的主張，肯堅持到底的話，我包你非但不

會吃虧，而且我也同時可以代你找到一個挺挺好的好職業。

麗珠 什麼樣的好職業？

維德 你跟他鬧呀，鬧出了名，那一個跳舞場不會來找你去伴舞！那時候你的合同可值錢了！我齊維德保險公司，包你比隨便那一個紅舞女都得紅！

麗珠 唔，兩萬塊錢……

維德 嘿，兩萬是我包你的數目。你要是在牛大王手裏解決，那末說定一萬，你到手只有八千，鬧得再自殺一次，或者弄巧成拙，萬一自殺成功了，那倒反而便宜了牛大王跟駱浩川！

麗珠 齊先生，這次在醫院裏經過醫生的檢查，他證明我有了兩個月的喜了。

維德 呵，有了兩個月的喜！這倒是新發明，呵，新發現，好新聞，好消息！

麗珠 醫生還給了我一張證明書呢！

維德 這，這很好，那末，那末……麗珠，我包你三萬！另外包你拿最高的包銀，也最大的跳

舞場，做最紅的跳舞明星，怎麼樣？

麗珠 再瞧吧！

維德 好！那末一句話，我們談定了，OK！

麗珠 〔笑〕齊先生，這不是生意買賣，要談我得跟駱委員親自當面談一談。

維德 怎麼！你還要堅持，那你就太傻了！

麗珠 齊先生，聽說你跟這兒的冠英小姐，挺挺那個的是不是？

維德 呵，逢場作戲，偶一爲之的逢場作戲，哈哈！我倒是有的一封信，想托你轉給她！〔出

信〕

麗珠 什麼信？情書！可別托我轉，我是個倒霉的人呀！

維德 冠英她是初進交際場中，有一點兒小事情，我恐怕她誤會我的意思，所以我順便

給他解釋解釋！

〔牛大王突然上〕

大王 呵！齊維德你先來了！

維德 唔，我是來看看柳小姐的身體的，同時托她轉一封信的。好！柳小姐，拜托拜托！再見！

麗珠 再見！

（齊維德下。）

大王 齊維德在這兒鬼頭鬼腦的說了些什麼？

麗珠 一些廢話！

大王 麗珠，說正經話，我很忙……

麗珠 呵，牛大爺的桐油生意，近來很好吧！

大王 麗珠，我今天先警告你，你可別再胡鬧！

麗珠 隨便你怎麼樣吧！我死都不怕還怕什麼呢！

大王 死，你可別拿死來嚇唬人，不是我牛大王吹牛：我當旅長師長的時候，可見得多，做

得多了！

麗珠 那麼，你直截了當的說吧，你幹什麼來的？

大王 有許多話我想齊維德一定已經代替我說了。（出支票）這兒是一萬塊錢，麗珠，上次你把那張支票撕了，駱委員氣得什麼似的。我代你好說歹說，好不容易他才肯重簽了這一張，而且又加了五千！

麗珠 哼，你告訴他一萬塊錢買不動兩個人的性命！

大王 兩個人的性命？

麗珠 噯，這是醫生的證明書，我肚子裏有兩個月的孩子了？

大王 呸，誰知道這孩子是那兒來的？

麗珠 你胡說！我不是住在這女子公寓裏的麼？

大王 好好，你說你要怎麼樣？

麗珠 我不要怎麼樣，一句話，只消跟駱委員當面談談！

大王 駱委員願意跟你當面談，那不早就談了麼？

麗珠 他既是不願跟我談！那末，我找個人去跟他談吧。請你告訴他，現在有人願意代我打抱不平，問他還打算當委員老爺吧？

大王 這你就不漂亮了，大家好來好去，幹麼要外人來亂攪呢？

麗珠 不知是誰不漂亮，漂亮的人兒爲什麼不敢見人呢！

大王 你可得明白，他是不敢，而不是不願意！

麗珠 那末也好，既是這樣，要他簽張十萬塊錢的支票來！

大王 好大的口氣，沒有我的事，我走了！

麗珠 不行，你別想脫得掉干係，你有你的責任！

大王 笑話，我有什麼責任！（走）

麗珠 牛大王你不交出他的地方來，你不帶我去找駱委員，今天你別想離開這裏，好！

（拉住他）我跟你拚了吧，我兩條命拚你一條！

大王 什麼東西！（一推）

麗珠 (倒在沙發上) 啊！

(冠英和松韻上)

松韻 麗珠，什麼事？

冠英 呵，牛大……

大王 (注視松韻)

松韻 (也看他，看冠英)

大王 你……

松韻 (竭力壓制自己) 你真不幸，棚小姐，你的事情還沒有解決麼？

麗珠 他逼我拿這一萬塊錢支票！

松韻 你怎麼樣？

麗珠 我自然不肯啞，我這一生……

松韻 (對牛) 你這一生……

大王 這不是我的事情，是駱委員……

松韻 那末，你……

大王 駱委員至多只肯出一萬。（指那張支票）這兒是一萬！

松韻 麗珠，你的意思？

麗珠 我肚子裏還有兩個月的孩子呢，我要見見駱委員，跟他當面談一談，他對我不負

責任，對孩子應……應該……

松韻 （看看自己的孩子）唉！柳小姐，你以為這些是負責任的人麼？我早就提醒過你了，你

堅持要見駱什麼委員，這有什麼用呢！他們這樣的人，對自己都不負責任，還會負你，負你未來的孩子的責任麼？你愛你自己愛你的孩子的話，你好好兒生活，好好兒教養自己的孩子是真的！

麗珠 我不，我不能讓我的孩子，沒有父親的生在世上將來……

（卓如上）

卓如 媽，什麼事？

松韻 (看子女) 柳小姐，不要緊，世上沒有父親的孩子多得很，只消做母親的，唔……唉！

我的胃病！

卓如 冠英 媽！

松韻 柳小姐，你還年青，你自己有的是前途！

麗珠 不，我不願意就這樣了！結牛大王，你去告訴他！
……(入)

大王 我也不管了！(取支票將走)

松韻 劉霖，你就能這樣的走了麼？

大王 這不關我的事，我去轉告駱浩川！(走)

松韻 慢着！你自己的事情呢！

大王 呃……

松韻 冠英，卓如，你們要認識認識生養你們的父親麼？你們就叫他爸爸吧，這就是你們

的父親！

冠英
媽！

卓如
（與冠英同時）媽！

大王
……

松韻 孩子，十九年前他是在四川帶兵的師長，他用卑鄙強暴的手段逼我和他結了婚之後，他又用同樣的手段，對付跟我一樣的女人！我反對他，他就叫人來暗殺我，我抱着冠英，卓如！你那時候還在我懷裏吃奶呢，逃出了虎口！

大王
靜貞！

松韻 卓如，你說過因為你沒有父親，所以……

卓如 哼，這樣的父親……（急入內去）

（冠英拭淚。）

（牛大王與趙松韻相對木然。）

大王 靜貞，自從那次之後，我心上是一直懊悔的，今天能有了這機會，你讓我……

松韻 哼，讓你怎麼樣？

大王 我們老了

松韻 是的，從兩個禮拜起，我好像在這兒看見了你之後，我覺得我是老了！

大王 我對你很抱歉！

松韻 你要是還有一點人性，知道點悔悟的話，你就不會再見到我了！你到這兒來，你跟
駱什麼混蛋委員，這樣玩弄女性，這樣仗着你們的血錢玩弄女人，今天拋棄一個，明天再誘惑一個，逼人家自殺，把人家肚子裏的小孩子也一同殺掉，這就是你的抱歉，
你的悔悟麼？

大王 ……

松韻 你這，你這……唉，我真不知道怎樣的恨你好！

（阿媽送一紙條上）

阿媽 太太，少爺提溜了一個小箱子，檢後門出去了！這條子說是交給您……

松韻 （接着，揮手叫阿媽下）冠英，你弟弟走了！

大王 他走了！往那兒去了？

松韻 也好，他追到沙霞去的地方去了，這很好！去得對，是時候，也是地方！（說完捧着胃跌在沙發裏）

冠英 媽！

松韻 我的孩子……

大王 靜貞，有法子追他回來麼？

松韻 不必，我想是不必了！

大王 唔，人過中年萬事休，我跟前至今沒有一個子女，幾次內戰，我的軍隊完全垮了之後，我就到上海來，做做生意。跟哈委員這樣混混，也可以說我是自暴自棄……

松韻 ……

大王 靜貞，這十九年來我知你是……唔，今天我們既是這樣的遇見了那末，我們就……

松韻 卓如這孩子踏着雪往老遠老遠的地方去了！

大王 那末冠英！

松韻 冠英！

冠英 媽，我怕我怕他……不，我恨這樣的人！

大王 冠英！（作愛撫狀）

冠英 （扶媽）媽！我們進去！

大王 （呆住）靜貞！

松韻 好，冠英，我們來把這公寓好好兒整頓一下，讓婦女們有個理想的女子公寓！（入）

——幕——

（全劇完）

